

兩漢書疏證



兩

東

書

卷

之

一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吳 沈欽韓撰

藝文志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

隋志孫子兵法二卷吳孫子八變陣圖二卷孫子兵法

雜占四卷梁有孫子嚴闕一卷新唐志吳孫子三十二壘經

一卷按周官車僕注孫子八陳有革車之陳文選注長

此即八變陣圖也御覽三百二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

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為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

將行其旌旗整然若雨是為天霽其帥失三軍將行旌

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陳兩

甚是為浴師勿用陳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

陳先陳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

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此即雜占也御覽三百

七十吳孫子三十二壘經靈輔曰務軍移旗以順其意

銜枚而陳分師而伏後至先生以戰則克此三十二壘

經也按通典兵類有吳王問孫武答其文亦與六韜答

問相似並在十三篇之外杜牧序云武書十數萬言魏

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按史武傳

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十三篇其初見時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一

所進吳越春秋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  
知口之稱善杜牧乃謂曹操所定非也操所著新書正  
於孫子作賊耳隋志有兵書接要兵書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

通典一百四十孫臏曰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

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

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

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

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日掠其田野係繫其子弟

此十者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爲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二

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閒故名離合之兵也然則騎兵之

用在孫臏前矣御覽二百八戰國策齊孫臏謂王曰凡

伐國之道攻心爲上務先伏其心今秦之所恃爲心者

燕趙也當收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弗言空辭必將

以實利以得其心所謂攻其心者也

公孫鞅二十七篇

荀子議兵齊之田單楚之莊躄秦之衛鞅燕之繆蟻

吳起四十八篇

隋志吳起兵法一卷賈誦注按今存者圖國料敵治兵

論將變化勵士六篇而已文選注兩引俱作三十八篇

范蠡二篇

吳越春秋越王問范蠡用兵行陣左傳桓五年疏買遂以旛為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文選潘安仁賦注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觔為機發行三百步甘延壽傳張晏注同

大夫種二篇

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報怨復讐破敵滅吳者有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糶粟彙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三

川〇

使之起宮室以盡其材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越王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強吳是其事也史記作七術越絕書

九術

李子七篇

疑李悝

姪一篇 兵春秋三篇

新唐志亦有兵春秋一卷殆非此

龐煖三篇

鶡冠子兵政篇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地之

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眾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

不必者其故何也又有悼襄王武靈王問武靈王問作龐煖注云煖

兄疑即龐煖之書燕世家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

亡走燕燕欲因趙弊攻之劇辛曰趙令龐煖將易與耳

燕使劇辛擊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

兒良一篇

高誘呂覽注兒良作兵法貴後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疑即淮陰侯傳中一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四

川〇

韓信三篇

馬隆八陣讀云天地前衝變為虎翼淮陰用之變化無

極核下之會魯公莫測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首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韓冠子蘇子荆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

九篇出司馬法入禮也

按所省者不可知其出司馬法入禮是也然書有古

司馬兵法有穰苴兵法未可一概論通典兵司馬穰苴

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

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

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

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提奇  
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  
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陣六陣各有千九  
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爲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  
軍可知御覽二百九十八引穰直兵法同又三百十三  
軍可知穰直兵法曰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戰春不東秋  
不西月食還師所以止衆也別引古  
司馬兵法然後人固別而言之也

楚兵法七篇卷四

孫叔敖稱軍志楚之兵法尙矣

蚩尤二篇

隋志黃帝蚩尤風后行軍祕術二卷管子地數篇萬虛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五

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劔鎧矛戟

孫軫五篇卷三

荀子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劉向敘云

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按軫與臏聲近或後人

不知而妄改是此孫軫明矣據楚策春申君欲使臨武

君將又爲楚將

繇敘二篇

太白陰經秦由余蜀諸葛亮並有陣圖攷證云繇敘當

卽由余

王孫十六篇卷五

太史公自序太史孫吳王子能銘而明之徐廣曰王子  
成甫此王孫疑是王子通典孫子注王子曰將欲內明  
而外暗內治而外渾所以示敵之輕已也

尉繚三十一篇

隋志雜家尉繚子五卷又云兵家梁有尉繚子兵書一  
卷今按其書自天官至兵令二十四篇並言兵形勢不  
當入雜家此蓋誤承漢志兩見不知雜家者先亡耳其  
末篇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  
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李靖兵法  
取之亦異乎六韜所稱殺一人而三軍震之旨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六

魏公子二十一篇卷十

信陵君傳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  
公子兵法裴駢引七略作圖七卷

景十三篇

楚策楚王使景陽將救燕秦舍使左司馬各營壁地已  
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馬可以舍乃  
令徒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滅其表軍吏乃服  
淮南汜論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

李良二篇

見張耳陳餘傳

丁子一篇

疑卽丁固

項王一篇

按握奇文云望敵卽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曰傳項  
公孫弘  
氏陣法  
依此

右兵形勢十一家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隋志太一兵書十一卷案二卷唐志太一兵法一卷王逸

楚辭章句太一星名天之尊神大象賦注云天皇大帝

一星在紫微宮內句陳口中其神曰耀冕寶主御羣靈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七

乘萬機神圖也太一一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主使十

六龍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

神農兵法一篇

秦策神農伐補遂越絕風胡子曰神農以石爲兵

黃帝十六篇

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箭不繇路是謂姦人

姦人者殺然此非兵陰陽也太白陰經引黃帝曰車閉

容車隊開容隊曲開容曲又云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

洞當金也車中黃土也烏雲烏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

卻月水也雁行鵝鶴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阻異也此

則類之矣隋志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黃帝兵法雜要

訣一卷黃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黃帝太一兵歷

一卷又黃帝兵法孤虛雜記一卷唐志大御覽五黃帝

玄女戰法曰黃帝與蚩尤九戰不勝黃帝歸於太山三

日三夜大霧冥冥有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

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黃帝曰小子願萬

戰萬勝遂得戰法焉又三百三十九卷黃帝出軍決曰

始立牙之日喜氣來應旗旛指敵或從風舉揮揮終日

繞竿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陣此大勝之徵錄

封胡五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八

于欽若先天紀黃帝得封胡爲將作五牙旗及烽火戰

攻之具御覽三百三十九黃帝出軍決曰所有攻伐作

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

見黃帝出軍決法曰行軍行兵兩輝相要地形不便

寬守晉州羊備守壘城皆約封胡于伎巧之術也

風后十三篇圖二

通考風后握奇經一卷本題漢公孫弘解晉馬隆述

按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布已下與此微

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

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奇之明哲不復備

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憑口訣以相傳授子今於

難解之處增字發明之耳太白陰經云風后演攝奇圖

天陳居乾為天門地陳居坤為地門風陳居巽為風門

雲陳居坎為雲門飛龍居震為飛龍門武翼居兌為武

翼門鳥翔居離為鳥翔門蛇盤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

雲為四正門龍虎為地為四奇門乾坤艮巽為闔門坎

離震兌為開門又云握奇圖以正合以奇勝合而為一

散而為八聚散之勢節制之度復置虛實二壘唐獨孤及有記

力牧十五篇

太白陰經力牧亦創營圖王欽若先天紀黃帝問張若

謀敵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於推步之術著兵法十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九

三卷可用之此傳會之說路史注國朝有力牧四

鳩治子一篇圖一卷

抱朴子極言篇黃帝救傷殘則緩金冶之術路史鳩治

決法

鬼容區三篇

史記索隱系本史區占星氣素問有鬼史區天元大紀論

地典六篇

陶潛羣輔錄黃帝七輔地典爰州絡

孟子一篇

下五行家有猛子問昭疑此是猛子

東父三十一篇

續漢天文志星官之書魏石申父東父人無攷疑是申

父

師曠八篇

後書蘇竟遺劉襲書曰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

作書亂夫大道按師曠有二齊民要術雜說黃帝問師曠

欲知牛馬貴賤秋葵下有小葵生牛貴大葵不蟲牛馬

賤御覽一百八師曠問天老曰人家忌臘日殺生於堂

上有血光一不祥也井上種桃花落井二不祥也此黃

帝之師曠矣御覽三又有師曠占隋志梁有師曠占五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十

卷舊唐志師曠占書一卷並在五行家拾遺記云換兵書萬篇

襄弘十五篇

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襄弘封禪書周人之言方怪者

自襄弘始拾遺記襄弘能召致神異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

隋志兵家有鬼谷先生占氣等天文家梁有雜望氣經

等越絕外傳記軍氣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

是初學記望氣經曰十月御覽二百四又引黃帝占軍

氣訣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隋志梁有辟兵法一卷抱朴子雜應篇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大帝嘗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為先登陷陣皆終身不傷又仙藥篇木威喜芝夜視有光帶之辟兵又肉芝者謂萬歲蟾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神仙感應錄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授務成子焚火丸佩之隱形辟疫鬼及五兵白刃盜賊凶害永平開輿戰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輒產地終不能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右陰陽十六家

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  
御覽三百一十八 玄文兵法曰戰鬪之法當從九天之上擊九地之下眾士默默人無見者九天者春在青龍夏在朱雀秋在白虎冬在玄武四神為九天其衝為九地尉繚子天官篇梁惠王問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又武議篇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淮南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隋志兵家有黃石公三奇法五行家有黃石公北斗三奇法御覽三百四十五

公三略曰欲敵形色可勝之符先觀以二十八騎角人清衣赤旗東方七人戴人赤衣黃旗南方七人戴人白衣黑旗西方七人戴人黑衣青旗北方七人凡二十八騎象二十八宿按此文三略所無隋志兵家有黃石公五壘圖蓋是此亦五勝之法而五行家出石公北斗三奇法即兵家三奇法其重出

伍子胥十篇卷一  
舊唐志伍子胥兵法一卷御覽三百五絕書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

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四矢三千三百甲兜登各三十二北堂書鈔亦引之隋志又

有選甲訣選甲文各一卷伍子胥撰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

逢門射法二篇

龜策傳齊名善射不如雄渠濫門注劉歆七略有濫門射法吳越春秋陳音曰逢蒙傳於楚琴氏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

李廣傳世世受射

魏氏射法六篇  
強弩將軍王團射法五卷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御覽三百四十八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望淮南汜論連

弩以射高誘曰連車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刃者左右為機開發 吳越春秋越王謂

陳音曰願聞望敵儀表授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

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

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漢南郡有發弩官唐書兵志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護軍射師王射賀書五篇

卜式上書願與臨淄習弩擊南越後書順帝永建元年

調五營弩師郡與五人令教習戰射此主教五營射師

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吉

蒲苴子弋法四篇

列子湯問篇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苴子之弋也

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

均也按此善弋者著其法冠蒲苴之名五營伏飛積射

士所習

劍道三十八篇

吳越春秋越女曰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如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

橫順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

之其驗即見越王乃命五版之墜長高習之教軍士史

記自序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又日者傳齊張仲

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按曲成侯即蟲達

手搏六篇

王逸楚詞注手擊曰拊孟康曰梓胡若今相僻臥輪之

類列子說符篇蘭子能燕戲者張湛日如今之絕倒投

俠賈子匈奴篇倒挈面者更進皆手搏之技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吉

隋志雜兵書十卷雜兵圖二卷文選注五十 雜兵書曰

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

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御覽亦多引

雜兵書七百 將坐牀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楚鞠三十五篇

文選注一七 略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蹋鞠兵勢其法

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使

得蹋鞠按七錄在小說家史記正義按楚鞠書有城篇

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

也齊策蘇秦說齊御覽渾棋經序曰禪棋者仙家之戲也宣王臨淄蹋鞠

也昔漢武平西域得胡人善蹇鞠者盡術其便捷跳躍

帝好而為之羣臣不能諫侍臣東方朔因此藝進之

帝就舍蹇鞠而尚彈棋焉習之者多在宮禁中故時人

莫得而傳西京雜記以為劉歆先君進成帝不同至王莽末赤眉凌亂西

京傾覆此藝宮人所傳故散落入閒及章帝御宇好諸

技藝此藝乃盛於當時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善蹇鞠博昌嬰好之常與居處博昌作

太博經一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

攷證著黃石公記於此非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

皆十家云云

按王莽徵天下能明兵法六十三家知此志始省十家

秦壹雜子星二十八篇

隋志五行家有太一經天文志五行志並引星傳疑是

此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

抱朴子稱滯機槍尤矢旬始終釋四鎮五殘天狗歸邪

或以子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詳見天文

志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劉昭天文志注引黃帝星經普歷志黃帝使車區占星

符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隋天文家黃帝五星占一卷御

覽八百七十八又黃帝占軍氣訣曰攻城有虹欲敗之

應又黃帝占日日中三足鳥見者大旱赤地晉書天文志黃帝創

受河圖始明休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說苑敬慎篇常從有疾老子往問之不知師古何緣指

此人似當謂常從天子者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尸子廣澤篇皇公貴衷列子湯問皇公疑鋸鋸劍火浣

布傳之者妄按志不列於諸子疑皇公非其人莊子達

生篇齊士有皇子告敖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秦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繁露求雨篇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為黃龍

壯者舞之神農書又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諫而

燔之為其旱也御覽九又有黃帝風經

國章觀雲雲雨三十四卷

隋志天文占雲氣圖一卷御覽八有相雨書又引黃子

發相雨書

秦階太符一卷

東方朔陳泰階六符應邵以為黃帝書章懷太子註郎  
顛傳引黃帝泰階六符經御覽卷九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續天文志注星經曰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

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第二星

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

候之第四星主荆州常以五卯日候之第五星主兗州

常以五辰日候之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第

七星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

寅日候之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又五星各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七

主五嶽二十八宿東井主御覽隋志黃帝五星占一卷六十五

星占曰君薄德義懦弱不勝任則大白失度極天作變易之象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隋志五星犯列宿占六卷妖星流形名占一卷又彗星

占流星占彗孛占並一卷御覽八十七京氏易五星占

蓋此志所列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八卷

隋志京氏曰占圖三卷夏氏日旁氣魏氏日旁氣圖一

卷周官太卜注云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

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此術今亡天

文志引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  
即隋志夏氏日旁氣天文志王朔所候決於日旁雲氣  
天官書占歲則魏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御覽符徵部引京氏妖占晉書天文志漢京房著風角

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

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隋志京房釋五星災異

傳一卷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功臣表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日旁占驗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六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隋志日月暈三卷日月食暈占四卷日月暈珥雲氣圖

占一卷其名目甚多大略采於天文志者是矣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隋志海中星占星圖海中占並一卷顧炎武曰海中者

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愚謂海中混

苦比平地難驗者海中者言其術精算法亦有海島算

經王氏云即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後天文志注張衡

可明者三百二十萬星二千皇志曰中外之官

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後志注海中占曰榮惑守

帝即位大赦天下其日設金鷄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

光祿大夫司馬膺之答曰按海中星占天鷄星動必當

有赦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圖分二十八卷

晉書天文志州郡躔次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

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角亢氏鄭兗州房心宋豫州尾

箕燕幽州斗牽牛須文吳越揚州虛危齊青州營室東

壁衛并州奎婁胃魯徐州昂畢趙冀州窮參魏益州東

井輿鬼秦雍州柳七星張周三輔翼軫楚荊州隋志二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十八宿分野圖一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王氏攷證未詳臣分按張衡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

人象事隋志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圖一卷天文外

官占星官次占一卷即臣分也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後書楊厚祖父春卿戒子統曰吾綿裏中有先祖所傳

祕記為漢家用又章帝賜東平王蒼以祕書列仙圖道

術祕方抱朴子至理篇孔安國祕記云張良得黃石公

不死之法霍光傳霍山坐寫祕書

巫咸星占補

隋志巫咸五星占一卷天官書殷商巫咸天文志巫咸

甘石並引之劉昭注亦引巫咸占晉志云巫咸甘石之

說後代所宗宋史天文志引巫咸圖

甘氏星占補

史記正義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隋志

甘氏四七法一卷天官書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爨惑有

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為薄蝕皆以為占

天文志又引星傳不知其屬誰家保章氏注甘氏歲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經

石氏星占補

隋志石氏星簿經讀一卷案有石氏甘氏史記正義七

錄云魏石申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今存星經上下卷中

二篇云是石氏書續志賈逵論引石氏星經攷證乾象

新書云天文錄并諸家占書所載石申甘德巫三家星

座共二百八十三座總一千四百六十四星石申列舍

星二十八座共一百六十六星赤中官星五十四座共

三百一十八星赤外官星三十八座共二百七十一星

赤甘德中官星五十九座共二百一星黑外官星三十

九座共二百九星黑巫咸中官星九座共三十一星黃  
外官星二十座共九十五星黃石申紫微垣星二十二  
座共五十四星赤甘德紫微垣星二十座共一百一星  
黑巫咸紫微垣星四座共一十八星黃宋志祖冲之云  
甘石之書互為

右天文二十一家

史記自序云星氣之書多作禋祥不經推其文考其靡  
不殊

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

顓頊曆二十一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五

四九

漢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濶中最高  
微近史記自序五家之文佛異惟太初之元論律曆志  
大史令張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曆續漢律曆志  
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用乙卯庚用戊午唐曆志大  
衍曆日度議洪範傳曰曆祀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闢蒙  
攝提格之歲畢啟之月朔日乙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  
五度宋曆志何承天等校六家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  
或異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  
國及秦時人所造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大

明六年祖冲之議曰按五紀論黃帝曆有四法顓頊夏  
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則孰識其正此古曆可疑之據  
一又云顓頊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云此術設元歲  
在甲寅此可疑之據四按大衍日度議云重黎受職於  
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  
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秦  
顓頊曆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  
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  
提格之歲而寅非甲寅

日月宿曆十三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五

續志賈逵論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

夏殷周魯曆十四卷

律曆志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瞻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  
故其所記有顓頊夏殷周及魯曆續志賈逵論曰太初  
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魯  
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金斗星也司馬彪論曰曆元夏  
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了已魯用庚子宋志祖冲之曰  
夏曆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殷曆日  
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曆以八十一為日法若易  
緯非差殷曆必妄春秋書食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

據曆井周則魯以周曆攷之檢其朔日矣二十五魯曆

校之又失十三二曆並乖則必有一偽古之六術並同

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較差一

日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卻

校春秋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之明徵矣唐志大衍日

度議云夏曆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於太初星距

壁一度太也又夏曆章部紀首皆在立春故其課中星

揆斗建與閏餘之所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為損益之中

而殷周漢曆章部紀首皆直冬至故其名察發歛亦以

中氣為主此其異也甄耀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無東

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井斗度度長弧建度短故以

正昏明又中氣議曰命曆序以為孔子修春秋用殷曆

使其數可傳於後考其蝕朔不與殷曆合蓋哀平開治

甲寅元愆者託之非古也按書疏以為秦漢之際假託為之與祖沖之說同此云哀平開

太近詩十月之交疏古之曆書亡今世有周曆魯曆者

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

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

者晉書杜預長曆云漢末宋仲子集七曆以考春秋案其夏周二曆術類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名為夏曆也

天曆大曆十八卷

疑是漢曆唐志劉歆三統曆一卷

漢元殷周謀曆十七卷

律曆志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

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按此以漢元上推殷周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歲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孰不誤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續志賈逵論曰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

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

度月行十五度此言其極疾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此言其極遲赤道使然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續志賈逵論曰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度日月望多

近此傳周亦人名

律曆數法三卷

律曆志唐都分天部而洛下閩運算轉曆其法以律起

曆曰律容一禽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律曆志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續志五紀論曰

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

度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重

又十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重

川三

三度十九分度七又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曆  
曆不如史官紀之明也詩疏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  
惟有氣朔而已

太歲謀日曆二十九卷

律曆志議造漢律乃定東西立暑儀下漏刻以追二十

八宿相距於四方易通卦驗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  
之表日中規其暑之如度者則歲美  
人民和順暑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  
為詭言馮相氏疏引云神讀如引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隋志漢初得世本敘黃帝已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

王年譜律曆志太史令張壽王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千餘歲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八年壽王言化益

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

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

日晷書三十四卷

隋志黃道晷景占一卷梁有晷景  
說二卷按周髀算經陳子語

樂方曰夏至日中立竿測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

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

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暑日益長候勾

六尺即取竹空徑一寸長八尺捕影而視之空正掩日

而日應空之孔由此觀之率八十寸而得徑一寸故以

句為首以髀為股至日下六萬里而髀無影從此以上

至日則入萬里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為句日高為股

句股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得邪至日從髀所旁至日

所十萬里以率率之八十里得徑一里十萬里得徑千

二百五十里故曰日晷徑千二百五十里又陳子曰古

時天子治周此數望之從周故曰周髀據彼所說是追

依周公正日景之事其器數不同蓋即此日晷書之類

其後又引呂氏語趙君卿以為  
秦相呂不韋知陳子者漢初人也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溝洫志博士許商善為算能度功用徐岳數術記遺曰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美

問曰為算之體皆以積為名為復更有他法乎先生曰

隸首注術乃有各種及余遺忘記憶數事而已有積算

今之常算以竹為之長四寸太乙算刻板橫為九道豎

以效四時方三分以象三柱上為柱上珠兩珠色

數從下始兩儀算刻板橫為五道豎為位一柱兩珠色

去黃有道兩儀算刻板橫為五道豎為位一柱兩珠色

其黃珠自三才算刻板橫為三道豎為位一柱兩珠色

下而珠三才算刻板橫為三道豎為位一柱兩珠色

天黃珠屬地白珠屬人又其三珠通在天為八珠在地

五在人在主二珠在天主七在地主四五行算數一火

在入主一故曰天地和同隨物變通也五行算數一火

赤生數二木青生數三金白生數四土黃生數五今八

為五行算數別九枚以五行色數相配為算之位也

卦算起指正南離用一鈔錢所指以定算位數一從離

乾為四正北坎為五東北艮為六正西兌為七東南巽

為八至九位闕則中央暨而指天故曰位闕從天也

九宮算即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左三運籌算算籌一尺  
上各為五刻上頭一刻近一頭刻之其下四刻迭相去  
一寸今去頭亦一刻近一頭刻之其下四刻迭相去  
食指上節開為一位第二節開為十位三節開為百位  
位至中指上節開為十位中節開為萬位下節開為十  
萬位無名指上節開為百位中節開為千位下節開為  
位也至算刻近頭者一刻主五其遠頭者一刻主萬  
下而起主一主二主三主四若一二三四頭則向於  
掌中若具五則迴取上頭向掌中故曰小往大來也  
運於了知算一位為一了字其下三曲內主二外主  
指掌了知算內主一外主九下次第一曲內主二外主  
八當第二曲內主三外主七其第三曲成數算五行各  
內主四外主六當了字之首則主五成數算五行各  
成數水玄生數一或數六火赤生數二成數七木青生  
數二成數八金白生數四或數九若以首向東及南為  
生數向西及北算算一而為二一齒者一齒者一齒者  
北為成數把頭算算一而為二一齒者一齒者一齒者  
齒者為把頭一日當一算生龜算龜首指實為一指即為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毛

二指辰為三指巳為四指午為五指未為六指申為七  
指酉為八指戌為九指亥為十龜頭指不以為數故曰  
遇冬珠算刻板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間一  
則停珠算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與下四珠色  
別其上則色之珠當其下四珠珠各一珠與下四珠色  
當一上至下四珠所當故云控帶四時計算謂不用算籌  
或曰今有長竿一枝不知高下不用算籌云何計而知  
之各曰取竿之影任其長短畫地計之假令手中有三  
尺之物亦豎之取杖下之影長短以量竿影按漢書所  
得矣按曹倉舒以象置大船刻水痕同此  
為算術未審其備有此數否錄之廣異聞  
宋書曆志吳  
中書令闕澤  
受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河則  
徐岳漢末人受乾象曆於劉洪者

杜忠算術十六卷

廣韻說文曰算長六寸計曆數者也又有九章術漢許  
商杜忠吳陳熾魏王粲並善之魏劉徽九章算經序也

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神而  
化之引而伸之建曆紀協律呂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  
之聞也周公制禮有九數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  
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遺殘各  
稱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保氏注鄭  
司農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  
要今有重差夕朶句股疏云此漢法增之此劉徽所云  
或異禮記疏重差差分一也去旁要以句股替之是為  
漢之九數按此許商杜忠所為即是九章術志舉人名  
以包之遂令後人疑惑耳後書馬續鄭氏並善九章算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天

川十二

術明許杜等非別一書也隋志有劉徽法徐岳甄鸞等  
重述西京雜記安定嵩真玄菟曹  
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時人  
右曆譜十八家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隋志五行家載太一占甚多今存者太一龍首式經一  
卷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御覽八十黃帝玄女占法曰禹問於風后曰黃帝有勝  
負之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乎風后曰黃帝藏會稽  
之山下隋志黃帝陰陽通甲六卷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御覽五百三十七黃帝大一密推師曠曰先知巡狩之年當

視太一與天目在四維之歲法為巡狩若不然則遣使

者按行風俗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方術傳注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

王須臾一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後書方術傳風角遁甲七政元氣注云元氣者書疑此

類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閣陽為天楊由少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无

習七政元氣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隋志僅有雜陰陽婚嫁書按齊民要術御覽引雜陰陽

書猶多月令正義陰陽法式正月亥為天倉南齊書禮志記稱元

辰法曰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御覽二十神農書曰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路史注引作交

遊天為尸溫地為不凍君為不朝百官為不親事不可

出游必有憂悔隋志有神農重卦經二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齊民要術所引雜五行書言農家種殖殆此類又云雜

日常以正月且亦用月半以麻子二十七顆赤小豆七枚

置井中辟疫病甚神驗御覽八百四十一雜五行書曰

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

猛子問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亦易陰陽明堂月令之類

堪輿金匱十四卷

淮南天文訓北斗之神雌雄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周

禮占夢疏鄭志答張逸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

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

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為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為陰陽交

會又保章氏注堪輿有郡國所入度占夢疏按堪輿大

八公羊疏堪輿云御覽八百四會入小會亦有

九月日體在大火御覽十九風俗通曰堪輿書云上

朔會客必門爭隋志有懸頭堪輿地節堪輿大小堪輿

四序堪輿八會堪輿等吳越春秋伍子胥曰竊觀金匱

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

平旦十三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

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繫丑丑

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白虎大常

十二月神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

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又  
吳王召太宰嚭欲赦越王越王召范蠡告之蠡曰大王  
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  
加日出句踐五年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  
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  
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  
酉勝光六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  
之事上下有憂此其非天綱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  
喜焉又子胥諫吳王曰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  
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在位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三

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は日賊其德也知  
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又范蠡既去越王召  
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蠡去時陰晝六陽晝  
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玄武天空十二將威行孰敢  
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醫神光言之者死視  
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又文種語其妻曰吾見王  
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二十五年辰尅其日上賊於下  
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  
之間耳按所云金匱玉門者是或漢之五行書名其所  
占類太乙六壬之式則或天一太一兩家言也因子胥

有金匱之目故附識於此隋志梁有伍子胥式經草句起射覆式越相范蠡王箭式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

隋志仙人務腕成字子傳神通黃帝登壇經一卷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易通卦驗十二月十二日正八風二十四氣相應之驗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蓋京房之術續律曆志京房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黃鍾  
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煖風雨之占生焉風俗  
通聲音篇按劉歆鍾律書宮商角徵羽義云云亦其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三

也詳見樂家易通卦驗迎日至之禮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調  
黃鍾或調六律五聲或調五行陰陽乃縱八能之士擊  
黃鍾之鐘人敬稱善言以相之黃鍾之音得蕤賓之律  
應則公卿大夫列士以德賀於人主因諸政所請行五  
官之府各受其當聲諸氣和則人主以禮賜公卿大夫  
列士

鍾律叢辰日死二十三卷

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  
行家曰可堪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  
凶歷家曰小凶天一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

決以狀圖制曰避諸死忌以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按此數家雖總名五行所占又不同若此今有玄女三子經論婚娶要圖蓋是也

黃鍾七卷

隋志黃鍾律一卷管子五行篇黃帝以政五鍾然後立

五行

天一六卷

淮南天文訓天神之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向李筌太白陰經黃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畫殪金人引傾長頭玄狐之裘云天帝使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重

川分上

授符戰必克帝寤問風后曰此天應也乃於盛水之陽暴壇祭太牢有玄龜合符致壇文曰天一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授於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陰陽二遁凡千八百局名曰天一遁甲式

泰一二十九卷

乾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方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坤宮母也

又自此而從震宮又自此而從巽宮所行者半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而兌宮又從於艮宮又於離宮行則周矣而反於紫宮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云鵬冠子泰鴻篇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張衡奏云九宮風角數有徵效隋志太一式雜占十卷太一九宮十卷後書高麗傳注太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天目文昌等

刑德七卷

淮南天文訓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重

入可下

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倉重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又曰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錢大昕曰五行家歲月皆有刑德七舍則月之刑德也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後書方術傳注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風鼓未詳困學紀聞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

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九  
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風后孤虛二十卷

隋志兵家有孤虛注十卷六甲孤虛雜訣一卷裴駮  
焚傳注曰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  
旬中無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  
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  
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  
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  
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後書方術傳宗資將兵討琅邪賊  
趙彥為陳孤虛之法從孤擊虛以討之御覽三百二十六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壹

韜曰從孤擊虛高入無徐一女子當百夫五子正義孤  
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  
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南齊書禮志五行說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占夢注  
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淮南天文訓為奇辰數從甲子  
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  
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隋志六合婚  
嫁悉一卷御覽三百二十八 玄女兵法曰三奇六合主威軍  
士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米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  
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  
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酉為危主杓戌為  
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  
陰隋志梁有十二屬神圖一卷論衡雜歲篇十二神登  
明從魁之輩論衡助勢篇又言十二辰禽似非此

美門式法二十卷 美門式二十卷

唐六典太卜令辨三式之同異一日雷公式二曰太乙  
壬式土庶用式之法辨十二將十二月神十二將以天  
一為首前一日騰蛇二曰朱雀三六合四句陳五青龍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美

又四

後一日天后二太陰三元武四太常五白獸六天空前  
盡於五後盡於六天一立中為十二將又有十二月之  
神正月登明二月天魁三月從魁四月傳選五月小吉  
六月勝光七月太卜八月天間九月太衝十月功曹十  
一月大吉十二月神后隋志有黃帝式經玄女式經六  
壬式經等唐志雷公式經一放證梁元帝洞林序云美  
門五將韓終六壬按此太一式起於美門高也通典兵  
世說曰吾勸太乙中有飛鳥十  
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隋志萬年曆二十八宿人神一卷六甲周天曆一卷

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

抱朴子極言篇黃帝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御覽三百二十

入玄女兵法曰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募求術士乃

得伍骨路史作高與之言曰今日余攻蚩尤三年城不下與

咎安在伍骨曰此城中之將為人必白色商音帝始攻

時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黃帝為人蒼色角音此雄

軍也以戰為之黃帝曰善為之若何伍骨曰臣請攻蚩

尤三日城必下中黃直曰帝積三年攻蚩尤城不下今

爾欲以三日下之何以為明伍骨曰不如臣言請以軍

法論黃帝曰子欲何時曰臣請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垂

×リ、又

赤色徵音絳衣之軍於南方以輔角軍臣請以青龍之

日平旦時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於東方以輔羽軍臣

請以玄武之日入定時立黑色羽音黑衣之將於北方

以輔商軍臣請以白虎之日日人時立白色商音白衣

之將於西方以輔宮軍四將以立臣請為帝以黃龍之

日日中建黃旗於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已具西面攻蚩

尤三日其城果下周官太師注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

之日援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音

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夫士心宮則軍和士

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按六

韜亦有五音篇兼以五勝之法制敵是也

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

攷證淮南兵略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賁之數背

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注奇賁之數奇史記倉公傳秘之數非常策

受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咳術按奇胘即奇偶願野王云

胘當寅也顏籀引說文該軍中約非此義

五音定名十五卷

大戴保傳篇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白虎

通聖人吹律定姓通典一百五呂才陰陽書序云近代師巫加五姓之說五姓音諸宮商角

徵羽天下萬姓悉總配之隋志五音相動法一卷風角五音圖二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乘

×リ、上

乘有風角五音占五卷京房撰

右五行三十一家

攷證補翼氏風角隋志風要候十一卷翼奉撰翼奉傳述引其書

翼氏風角鳥情一卷風角雜占五音圖五卷又有京

房風角要占三卷京君明推偷盜書一卷皆此志所無

唐志五行家有淮南王萬畢術一卷隋志云墨子枕中單經淮南變化術陶志變化術各一卷

五行變化墨子五卷淮南中經四卷按龜策傳褚先生臣為即時見萬畢石宋方傳則漢時古書也御覽多

引之後書王景傳景以眾書雜說吉日相反乃參記眾家數術文書宋宅禁思鬼直日相之屬集為大術

基立

龜書五十三卷

隋志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撰又史蘇沈思經一

卷梁有史蘇哀九年傳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疏引

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

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後書張衡傳

注龜經有棲鶴兆言卜得鶴兆也皇后紀太史卜兆得壽房致證云

崇文目三卷而五十三卷之書亡矣史記褚先生所補

亦其大略也

夏龜二十六卷

夏時龜卜之書墨翟書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於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堯

山川而陶鑄於昆吾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曰鼎成

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

於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

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

南龜書二十八卷

周官龜人南龜曰獵屬龜筮傳余至江南觀其行事聞

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廬江郡常歲時生龜

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袍朴子對俗篇玉策記

曰千歲之龜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褚先生亦

引記曰或即玉策記也

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

龜筮傳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

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

日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

八名龜之文各在腹下云云者此某之龜也

著書二十八卷

文選思立賦注古文周書云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

姬夢竊而育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疵血實諸姜后遽

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於戶鴻之

戾止弟弗充理重靈降誅尙復其所問左史氏史灼曰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早

蟲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

是謂關親將昌其身歸於母氏而後獲璽冊而藏之厥

休將娠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積居二月越姬死七日

而復言其情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

而大戮及王子於治續天文志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

之藥於王母恆娥竊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

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世母驚母恐後

且大昌此皆古之著書也

周易三十八篇

隋志五行家列周易名甚多而京房之書在此但云周

易恐非諸術家也杜預左傳後序汲冢古書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詞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蓋即明堂陰陽之說類即魏相所采者後書郎顛傳於易雄雌祕曆今值困乏隋志易曆七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隋志易射覆易腦經等東方朔傳上使諸數家射覆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魏志管輅射覆卦成此並先有卦辭占者以卦推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隋志有雜筮占易三備等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抱朴子對俗篇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惡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隋志有費直易林二卷易內神筮二卷梁有費直周易

筮占林五卷 隋志周易分野星圖一卷不著撰人兩參攷晉天文志亦載直所撰隋志失之

之或因故書題新名未可知也

易卦八具

東觀漢記永平五年秋御雲臺詔尚席取卦具士冠禮筮與席所卦鄭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文又少牢禮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鄭云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然則易卦八具其版書也

十二靈棋卜經 補

隋志一卷不著撰人御覽七百二 異苑曰十二棋卜出

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

方朔密以占泉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靈康初襄城

寺法味道人忽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

味無何失所在遂復流於世郡齋讀誓志云南史載客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從南方遺我良材寶貨珠璣金盤玉杯之繇則古之遺

書也明矣凡百二十卦皆有繇詞

右蒼龜十五家 隋志并入五行家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詩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皇甫謐云黃

帝夢得風后力牧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蓋憑此而傳會

隋志占夢書下梁有黃帝太一雜占十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即占星之甘公隋志雜占夢書一卷 梁有師曠占五卷東方朔占七卷

又京房占瘳書三卷夢書十卷御覽引夢書甚多當即

隋時著錄者也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論衡譏日篇裁衣有書凶日製衣有禍吉日有福隋志梁有裁衣書一卷

噓耳鳴雜占十六卷

詩箋今俗人噓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西京雜記陸賈曰日暈得酒食燈火華得錢財故目暈則咒之火華

則拜之附志梁有噓書耳鳴書目暈書各一卷論衡譏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清志沐浴書一卷亦當在此類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中庸疏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龍云國本有是禎也訓本無風今有鳳來是祥也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先天紀黃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

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抱朴子

極言黃帝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隋志白澤圖一卷抱朴子登涉篇或問辟山川廟堂百鬼之法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

者鬼百不敢近人也其大則論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卻又云山中見鬼來喚人

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山中鬼常迷惑使夫懼

者以葦杖投之即死山中黃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則

日稱丈人者從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阿伯者魚也

巳日稱真人者蛇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未日稱主人

者羊也申日稱人君者僕也酉日稱將軍者鷄也戌日

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神酒者猪

也子日稱社者鼠也丑日稱書生按管子水地篇涸

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

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

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

川之精者生於鵝鵝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

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又問篇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見人長尺而人物

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寧其不濟乎管仲對曰臣聞

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

登山之神見又莊子達生篇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沈

有履龜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

阿鮭鸞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水有罔象印

有宰山有夔野有仿俚澤有委蛇委蛇其大如鼓其

長如轆紫衣而朱冠惡聞雷車之聲則奉其首而立然

則知鬼神之情狀固有譜錄矣  
變怪詭咎十三卷  
太祝六辭三曰詭詭告於神也咎自刻責也曹子建詭



咎文序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為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

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意

有感焉聊解上帝之命以詰咎祈福哀益心不樂家多

怪乃之楛生所開占亦其事也道家又別有科儀文心

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

鬼之書陳思誥咎戮以正義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費長房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驅使社公抱朴子論仙

篇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遊覽篇鄭君有收山

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御覽八百九風俗通曰案黃帝

書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度索

山上桃園下俯閱百鬼鬼無道理妄千人禍神荼與鬱

壘縛以韋索執以食虎於是官常以臘餘餚桃人畫虎

於門皆是追效前事冀以禦鬼又御覽三百三十六孝

五行具五人皆持大斧著鐵胄將之經威婦拒曰欲去惡鬼

步不可令近人也按此則冷臺門神像亦有所本

請官除妖祥十九卷

周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禳禳之事鄭大夫讀梗為亢謂

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請梗為更鄭謂梗禦未至也

按管子四時篇春除神位謹禱槩梗注梗爽也時方開

通而有槩梗梗塞則禱神以開通之亦男巫冬堂贈春

招弭之事也說苑辨物篇柏常養禳去臬築新室置白

茅臬當陞布翼伏地而死

禮祀天文十八卷

晏子諫篇景公睹彗星召柏常養使禳去之鄭文視四

禮惟禳其遺像今存論衡解除篇世問禳治宅舍蠶池

土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隨志梁有六甲祀書二卷

請禱致福十九卷

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周禮太祝注董仲舒救日食

祝曰炤炤大明熾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請尊繁

露郊祀郊祀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

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惟予一人某敬拜皇

天之祐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繁露有求雨篇止雨篇止雨祝曰嗟天生五穀以養人

今湔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

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御覽五百二漢舊儀曰五

鳳元年儒術奏施行董仲舒請雨事始令丞相以下求

雨雪曝城南舞童女禱天神五帝五年始令諸官止雨

朱繩索社擊鼓助又三十五神農求雨書春甲乙不雨

壬癸黑北不雨命巫祝曝之日不雨禱山神積薪具擊

鼓而焚之按其文有燔燔繁露亦引神農然則古法如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天官書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冬至日臘明日四始者正月旦立春日

候之日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按易通卦驗亦

以卦氣候歲御覽十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

歲苦樂善惡可以否師曠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

歲欲饑苦草先生亭厯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

欲早草先生艾也齊民要術雜說師曠占五穀曰正月甲戌

日大風東來折樹者穀熟甲寅日大風西來者貴庚寅

日風從西來者皆貴二月甲戌日風從南來者稻熟乙

卯日不雨晴明稻上場不熟四月四日雨稻熟日月珥

天下喜十五日十六日晚稻善日月蝕

子輿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越絕外傳夫入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此越絕所

本俗人亦以越絕為子貢作論衡宋書篇會稽吳君高之越絕錄隋志有東方朔

占候水旱下入善惡一卷

三法積財寶藏二十三卷

隋志三合紀饑穰一卷越絕計倪內經人之生無幾必

先憂積蓄以備妖祥漢耿壽昌亦精其術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御覽七十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之粟神農耕而種之

陶冶斤斧為耒耜鉏耨以鑿黃莽然後五穀興

昭明子鈞種生魚鱉八卷

文選注引之齊民要術有陶朱公養魚經或即其書

種樹栽果相蠶十三卷

齊民要術栽樹篇凡栽樹正月為上時諺曰正月可栽樹言得時易生

也二月為中時三月為下時棗鷄口槐兔目桑蝦蟇眼

榆負瘤散自餘雜木鼠耳蚩趨各其時此等名目皆是葉生形容之所

皆即生以上原注食經曰種名果法三月上旬研

好直枚如大母指長五尺內著芋魁種之無芋大蕪菁

根亦可用勝種核核三四年乃如此大耳又食經有作

乾棗法蜀中藏梅法藏乾栗法藏柿法藏木瓜法不具錄

按此皆有所本也舊唐志請葛類種周官馬質注蠶書

蠶為龍精月直火火則浴其種御覽八十二汜勝之書

曰衛尉前上蠶法民事人所忽略衛尉尉之忠國愛民

之至唐志蠶經一卷崇文總目淮南王蠶經三卷劉安

撰

右雜占十八家

山海經十三篇

列子湯問篇夏草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吳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吳

堅聞而志之論衡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董仲舒觀重  
 常之鳥劉子駿曉貳負之尸劉淵林吳郡曰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械劉向日此貳負之臣也以山海經對  
 海內西經郭注劉子政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人  
 爭學山吳越春秋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  
 理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其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  
 問之山川脈理金玉草木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  
 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  
 劉歆序云禹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  
 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  
 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兪

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  
 止休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古文  
 之著明者也孝武時東方朔言異鳥之名孝宣時臣父  
 向對貳負之臣皆以是書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可  
 以考休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臣望所校凡  
 二十三篇今定為十八篇按十三篇者劉向于時合南  
 山經三篇以為南山經一篇西山經四篇以為西山經  
 一篇北山經三篇以為北山經一篇東山經四篇以為  
 東山經一篇中山經十二篇以為中山經一篇并海外  
 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凡十三篇至劉歆增太荒經四篇

海內經一篇故為十八篇多者十餘備宋人著錄既不  
 能攷其篇第所由而陳振孫引朱熹言以為山海經本  
 解楚辭天問而作殆於庸妄者也寰宇記淮陽記按古  
 至桐柏山乃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是又有嶽瀆經  
 也御覽百六十七有漢舊儀山海經稱東海中度朔山  
 無之本

國朝七卷

隋志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  
 固因之作地理志國朝者疑此是也大司徒掌建邦之  
 土地之圖注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三王世家御史上  
 輿地圖晉書裴秀曰漢氏所畫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  
 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辛

雖有粗形御覽一百五周公城名錄曰黃帝受命風后  
 皆不精審御覽十七  
 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圖再貢釋文引作周公職錄  
 再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分野略事業國邑山陵水  
 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書好靡不具悉凡  
 一百七十卷今亡此周公  
 城名錄或在華虞書所題

宮宅地形二十卷

論衡詰術篇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  
 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  
 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又曰商家門不  
 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  
 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

宜向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隋志相

宅圖八卷五姓墓圖一卷梁有冢書黃帝葬山圖今有宅經

二卷題黃帝撰書中又引各四卷五音相墓書五音圖黃帝宅經則非黃帝可知

等書抱朴子極言黃帝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文選注

二十青鳥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初學

記相冢書曰凡葬龍耳者當貴出五侯御覽五百相冢

書曰青鳥子稱山三重相連名傘山葬之出三千石按

後書袁安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

為上公又吳雄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

皆言當族滅則漢固已有葬法矣又葬當擇日論衡議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至

川文三

篇葬曆曰葬避九空地皆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

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為吉良不合此曆轉為凶

惡

相人二十四卷

隋志相書四十六卷樊詳唐氏武王相書一卷崇文總目有姑布子

卿相法三卷袁宏後漢紀相二蘇大相鄒后曰此成湯

之骨法此相人所傳也御覽三百七十一相書許負曰乳開

闊尺富貴足壽乳黑如墨公侯之相劉知幾史通許負

相經當時所聖見傳流俗

相寶劔刀二十卷

玉藻注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照御覽八百五王逸正

部論曰或問玉符曰亦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

如純漆文選魏文帝與鍾大理書引作玉書又白玉圖曰玉之精名曰委

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可得

也夜行見女子戴燭行者潛從其所亡則入石中有玉

又地鏡圖曰二月中草木先生下垂者下有美玉又曰

八百夫寶物在城郭邱壙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有

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

作積蛇見此輩便脫隻履若衣以擲之溺之即得凡藏

寶忘不知處以太銅盤盛水着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至

又文四

者物在下也又曰寶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隋志梁地

鏡圖初學記殿助相貝經曰堯懸貝殼於宮御覽八百

七相貝經朱受之於琴高越絕客有能相劍者曰薛燭

呂覽別類篇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

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梁陶弘景作刀劍錄皆詭誕

不經

相六畜二十八卷

隋志梁有伯樂相馬經御覽八百九十六相馬經云江

蘇州從事沛國蕭詵方甯戚王良相牛經淮南浮邱相

最良似漢魏人書也經按齊民要術並史記日者列有其法筆字皆

傳黃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

孺以相統立名樂陽褚氏以相牛立名呂覽類表篇古

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屬相目衛忌相鬣計郡相鬣

投我禍相背脊青相腹吻腹志相腹脚素牙相前背

看相後書馬援上表曰近世西河子與明相馬法子與

傳西河儀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

授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

門京鑄作銅馬法初學記二十相馬經伯樂曰凡相馬

之法先除三羸五驚乃相其餘大頭小頭一羸弱脊大

腹二羸小脰大蹄三羸大頸緩耳一驚長頸不折二驚

短上長下三驚大脰短脊四驚淺體薄脾五驚按齊民

要術引之尤詳隋志又有卜式養豬養羊法

右形法六家 按隋志又有東方朔神異經十洲記

庶得靈物

管子水地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靈龜也春秋繁露俞序

始於靈駒終於精微辛未歲畢人宗翔鳳程文用此二

撰附記於此 倘音才戶切亦作粗莊子則陽篇釋文司

馬彪云鹵莽猶靈粗也

黃帝內經十八卷

帝素問二十四卷王祐注分爲靈樞經九卷王祐謂此

書卽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馬壽云王祐攷證

王祐云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楊玄

操云黃帝內經二秩秩各九卷王祐名爲靈樞素問第

七卷亡已久唐寶應中王祐得先師所藏之卷爲注合

八十一篇二十四卷玉海六十張仲景云撰用素問則

素問之名雖著於隋志而已見於漢代隋全元起注已

亡第七卷皇朝林億等校正孫兆重改誤億以天元紀

大倫等七篇所載與素問略不相通疑是陰陽大論之

文祇取以補所亡云欽按素問離合眞邪篇黃帝曰

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

鍾數又靈樞九鍼十二原篇今先立鍼經願聞其情此

書本名鍼經者是也兩唐志只謂之九靈經書無靈樞

之目

外經三十七卷

隋志黃帝甲乙經十卷楊玄操云皇甫岐伯經十卷黃

帝疏注脈經一卷梁有黃帝鍼灸經十二卷疑皆外經

也唐志黃帝明靈經三卷

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唐志秦越人撰新唐志全元起注王勃黃帝八十一難  
經序云昔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以  
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  
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  
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  
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崇文總目秦越人採黃帝內經  
精要之說凡八十一章編次為十三類理趣深遠非易  
了故曰難經則以秦越人為扁鵲也唐楊玄操演序云  
與軒轅氏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今本所行者  
元謂壽注按倉  
公傳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又云謁受其脈書上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要

又文士

經此志云扁鵲內外經則非止八十一難也宋書徐文  
伯傳道士留一瓢蘆與文伯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  
精心學之欽詔王勃八十一難經序曰岐伯以授黃帝  
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  
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  
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  
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元按是秦  
越人以前不知誰為紀述此李詒之辭耳御覽七百之  
十四玉璽對經序呂博為吳太御覽七百之  
十四玉璽對經序呂博為吳太御覽七百之  
十四玉璽對經序呂博為吳太御覽七百之  
曰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脈傍通問難八十一為難經  
然則難經非史記之扁鵲唐志誤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抱朴子遐覽有白子變化經非此

右醫經七家 素問病論上經者言氣之通天下經者言  
病之變化金匱者決死生也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恆者  
言奇病也馬蒔云俱古經篇名今皆失之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 痲十六病方十卷 熱

痺十二病方四十卷

崇文總目天一閣  
抄本黃帝五藏論一卷神農五藏論一卷

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素問金匱真言肝心脾肺腎五藏為陰膽胃大小腸膀  
胱三焦六府皆為陽又五藏生成篇赤脈之至也喘而  
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痺得之外疾思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要

又文士

慮而心虛故邪從之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  
有積氣在胛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得之醉而使內  
也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胘名曰  
肝痺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青頭脈紫黃脈之疾  
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得之疾使  
四支汗出當風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  
與陰名曰腎痺得之沐浴清水而腎骨空論任脈為病  
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倉公傳齊郎中令循病  
湧疝臣意飲以火齊湯齊王太后病風痺容臍飲以火  
齊湯齊曹山拊病肺消瘰加以寒熱死不治又公乘項

處病診脈曰吐疝在膈下上連肺病得之內素問奇病論者名脾瘵病曰苦者名瘵瘵大奇論心脈搏滑急爲心抽脈沉搏爲肺瘵脈大急沈肝脈大急沈者爲疝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韓詩外傳十號庶子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說苑作弟苗父

父之爲醫也以芟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視之發十言

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中古之爲醫者曰踰附

爛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按此無稽之

說素問移精變氣論上古使儻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中古

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隋志

扁鵲陷冰丸方一卷扁鵲肘後方三卷宋史藝文志療

黃經三卷扁鵲撰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病五藏狂顛病方十

七卷

倉公傳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靈

樞癩病篇骨癩疾者鷓鴣胸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

悅嘔多沫沫氣下泄不治筋癩疾者身倦擊息急大刺

項大經之大杼脈嘔多沫沫氣下泄不治脈癩疾者暴

仆四肢之脈皆脹而縱氣下泄不治素問繆刺論邪之

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

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藏散

於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

金創疔瘡方三十卷

靈樞注癩癰者熱極生風也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扁鵲傳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入咸陽聞秦愛

小兒卽爲小兒醫隋志俞氏療小兒方四卷梁有范氏

療婦人藥方十一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素問有湯液論周禮疾醫疏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

病尸蹙之病使子明於湯液經法外傳扁鵲取三陽五輸

爲先造軒光之竈八拭之湯致證事物紀原湯液經出

於商伊尹皇甫謐云仲景論伊尹湯液爲十數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抱朴子仙藥篇神農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爲天

神遊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中藥養性

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

辟隋志神農本草八卷桐君藥錄三卷本草經神農作

籍鞭鉤鉤從六陰與太一外五嶽四瀆土地所生皆鞭

問之得其主治一日過七十毒御覽七百二帝王世紀

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

書咸出焉然本草即肇於神農而黃帝修之志但言食  
禁未足以盡之也自兵書以下本非劉向所序論故舛  
漏不可考校游俠傳樓護少誦醫經本草又平帝元始  
五年舉通知方術本草者按醫注云治合之齊則存乎  
神農子儀之術疏云中經簿子儀本草經一卷韓詩外  
傳扁鵲使弟子子儀反神皆西京所應有也隋志老子  
禁食經一卷

右經方十一家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抱朴子遐覽篇道經有容成經列仙傳容成公者自稱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堯

周×上

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後書甘始東郭延

能行容成御婦人術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雲笈七籤老君開天經帝堯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務

成子作政事經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張衡同聲歌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

老教軒皇按周萬安何不抱朴子極言黃帝論道養則

質立素二女道覽篇有立隋志素女秘道經一卷素女

方一卷文選養生論注引天老養生經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呂覽湯問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凡事之本

必先治身裔其大寶用其新弄其陳廢理遂通精氣日

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抱朴子極言按彭

祖經云自帝魯佐堯歷夏至殷為大夫殷王遣采女從

問房中之術行之有効欲殺彭祖以過其道彭祖覺焉

而逃去御覽六百六十八商王問彭祖延年益壽之道答曰

思神念真坐忘鍊液皆可以令人長壽若流補腦之

要此甚難行有懷賊履刃之危諸經方三千首皆示以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本

周×上

始涉之門庭耳商王受其請要行彭祖之承壽但不能

戒其淫慾耳按房中家不及彭祖而反題堯舜湯盤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天一節天乙湯之名雜錯出之

黃帝三玉養陽方二十卷

抱朴子微旨篇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

帝單以此事致長生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隋志彭祖養性一卷鄒子說陰陽經一卷鄒疑序內房

秘術一卷玉房秘決八卷



右房中八家

隋志道經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比此志少十之七矣

何休公羊傳注禮男子六十開房白虎通嫁娶篇男子

六十開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至七十大衰瘦

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抱朴子微旨房中之術左

素喻之水火水火殺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

大都得其要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

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又釋滯篇房中之

術近有百餘御覽七百神僊傳曰彭祖云養壽之道但

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

美色淑姿安閑性樂不欣思慾之感所以通神也車服

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八音五色以養視聽之權所

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

古之智人恐不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遁不還故絕其原

故經有上士別牀中士異板服藥百過不如獨卧人凡

遠思強健憂過悲哀喜樂過量忿怒不解汲汲所願戚

戚所患寒煖失節陰陽不交俱能傷人所傷者甚衆而

獨責房室不亦惑哉按此志所論亦頗采其說

必戲雜子道二十篇

莊子大宗師伏戲得道以養氣

抱朴子遐覽道經有三皇內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抱朴子辨問篇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

皆仙術也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隋志引氣圖一卷道引圖三卷

立一坐一華佗傳古之仙

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鳴願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

老 攷證梁肅道引圖序朱少陽得其術於黃帝外書

老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韓詩外傳子游按摩趙岐孟子注折枝者按摩折手節

解罷枝也抱朴子遐覽按摩經導引經十卷唐六典太

醫令屬官按摩博士一人置按摩師按摩工佐之教按

摩生 崇文總目軒轅黃帝導引法一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抱朴子遐覽木芝圖菌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輿雜芝

圖登真隱訣上元寶經曰茅司命大君語二弟子宜服

四扇散昔黃帝受風后卻老還少之道雲笈七籤風后

傳黃帝四扇散隋志芝草圖一卷種神芝一卷 抱朴子

五芝者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各有百許種 攷證黃

帝內傳王母授神芝圖十二卷水經注黃帝登具茨之

山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按先天紀作七十二卷又云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空

XoL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空

XoL

適中岱見中黃子受九茹之方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抱朴子對俗按玉策記及昌宇經昌宇者莊子七聖之

一也莊子在宥黃帝聞廣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秦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抱朴子極言按神仙經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

受要訣釋史五秦壹雜子曰黃帝謁峩眉見天皇真人

問三一之道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抱朴子極言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莊子知北遊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奎

桐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

秦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

抱朴子黃白篇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

余昔從鄭君受金丹及金銀液經因復受黃白中經五

篇隋志仙人金銀經并長生方一卷神仙黃白法十

二卷練寶法二十五卷陵陽子說黃金秘法一卷

右神僊十家

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論衡案書篇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隋志七略大凡三萬

三千九十卷與此志異通考卷數與隋志同劉昫志亦

云漢藝文志載三萬三千九十卷則刻本於上應脫一

字歟所撰雖名七略其輯略即其彙別羣書標列恠趣

若志之小序耳實止有六略也舊唐志劉歆作七略二

紀而方就葛洪云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然兩

京經王莽董卓之亂並從燔蕩魏晉文士入撰別集家

著子書大都剽竊割裂陳陳相因其滋長者既不厭人

意而古書展轉滅沒今則百不及一宋王應麟號為博

洽其攷證適與今所見者同然則古書之不留種殆於

宋中葉以後尙空言而薄實事尊黨類而蔑前修不能

不有慨於道學傳中人也談師吉云藝文志卷數以各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奎

一卷與本後總核數差一百二卷其各種總計數目皆

不對甚者若道家類多二百餘卷乃後人所妄改致誤

欽韓謂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下謀言兵者即其分注如

儒家劉向揚雄之例刊本誤升為大字遂復出二百三

十七卷之數而總數又攷證自六經以至陰陽之家其

數或多或少春秋九百四十八篇而其數之不及者八

十有一談師吉云第一條古經依法作二家今核止九

亦止五十八道家九百十三篇而其數之行者四十有

四談師吉云今漢志總數九著龜一家而卷之溢於目

者八十談師吉云著龜四百一今核四百八十五末一

醫經一家而卷之不登其總者四十有一談師吉云算

六今核一百七十七少三十九經方二或者後世有以

私意增損者耶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奎

〇

浙江書局刊

許桂祥校  
張聯駿校  
王拱辰校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吳 沈欽韓撰

陳勝項籍傳

陽城人

方輿紀要陽城縣城在汝寧府界屬汝南郡東漢初岑彭封此後省入汝陽

陽夏人

今陳州府太康縣治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呂覽長利篇今使燕雀為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斬大澤鄉

一統志大澤鄉在宿州西南

屯長

續漢百官志屯長比二百石通典兵一五火為隊五十人

有頭二隊為官百人立長即屯長也韓非問田篇陽城言初起試為屯伯也

項燕為楚將

按楚世家六國年表王翦列傳並言先殺將軍項燕

王負芻四年年表後處荆王負芻世家負芻五年年表秦王二十三年獨

始皇紀言二十二年虜荆王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

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推校陳勝言或以項燕為在者則始皇紀作自殺為是  
若先一年為秦所殺楚人豈得不知乎

然足下卜之鬼乎

列子說符楚人鬼而越人禩張湛注信鬼神與禩祥也

人信此卜者語勝廣之意也

叢祠

地官司徒職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  
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通典吉禮十三開元禮請里祭  
社稷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為瘞培于神樹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二

之北方社神之席設于神樹下稷神之席設于神樹西  
按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閻各立社呂覽高義篇書社三  
十五即擇其木之茂者為位故名樹為社又為叢也六  
韜略地篇社叢伐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

則為社何耶墨子明鬼建國管都必擇木之修茂者以  
為叢位秦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

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枯此叢為社之證也張  
晏云叢鬼所憑也得其解矣師古非之類以不狂為狂

者也北堂書抄下敬宗探社序張華枯社賦序並指樹為社

構火

師古謂大結起也此解為束莖之義非也史記作箠箠  
構通用方言箠謂之牆居郭云今薰籠也蓋置火其中  
使隱約若篝火而為狐鳴也

藉弟令毋斬

服虔解藉弟為借使于本文自了後人不曉古訓展轉

失之

符離人葛嬰

一統志符離故城今鳳陽府宿州治

攻鉦鄒苦柘謠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三

方輿紀要鉦城在宿州南四十六里鄒縣故城在柘縣  
北謠城在夏邑縣北三十一里又謠縣故城今潁州府  
亳州治

比至陳

方輿紀要宛邱廢縣今陳州治漢置陳縣為淮陽國治  
按今為陳州府淮寧縣治

戰謠門中

城上小樓也明史楊一清傳設墩臺九百座駁謠九百

門

號為張楚

廣雅釋詁張大也張耳傳云張大楚王陳劉德所據有本張吳非也淮南兵略陳勝擣臂祖石稱為大楚

上蔡人

寰宇記上蔡古城在今蔡州上蔡縣西南十里

上柱國

楚官也次于令尹齊策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柱

珪陳軫曰異貴于此者也何也曰惟令尹耳楚策襄王

時有上柱國子良

視日

服虔謂視日考氣是也藝文志天文家有視日考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四

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

孔叢答問子魚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弗

聽

趙承秦楚之敵可以得志于天下

按此仍策士之故智六國之所以亡者正以人人欲安

坐而乘其敵巧為自便而蹙縮以至漸滅張陳號稱國

士觀其始終言論與宋義等耳項王云趙舉而秦強何

敵之乘此固英雄也

周市北至狄

一統志臨濟故城在青州府高苑縣西北

甯陵君咎

方輿紀要甯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城西

以誅吳廣

廣與勝同起事者也勝不誅田臧矯命之罪則人人解

體與李密誅翟讓正同

凌人

一統志凌縣故城在徐州府宿遷縣東南

取慮人徐人

一統志取慮故城在徐州府睢甯縣西南方輿紀要徐

城廢縣在泗州西北五十里漢置徐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五

守于郟

方輿紀要郟城在邳州東北八十里

勝之汝陰

一統志汝陰故城今潁州府治

下城父

一統志下城父聚在潁州府蒙城縣西北八十里

勝故涓人

吳語楚靈王呼涓人購章昭曰涓人今中涓也呂覽括

辭篇荆柱國莊伯合涓人取冠楚有此官舊矣他國亦

策一涓人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

破之青波

一統志青波在汝甯府新蔡縣西南接息縣界久廢水經注淮水東逕白城南楚白公勝之邑也東北去白亭十里淮水又東逕陵戌南又東青波水注之分青波東澗東南逕白亭西輿地廣記蔡州襄信縣有白亭明史地理志光州息縣東北有襄信縣諸故人皆自引去

孔叢獨治篇陳勝既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馬勝以眾兵待之長揖不拜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按其妻父亦編氓耳獨解為書語不作夥涉口角此孔叢所以為僞書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六

胡武為司過

趙世家武靈少未能聽政置左右司過三人

置守冢于碭

一統志陳勝墓在徐州府碭山縣南

下相人也

一統志下相故城在徐州府宿遷縣西

劍一人敵

尉繚子武議吳起曰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部勒賓客子弟

御覽三百八十六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士最高者多力拔

樹以擊地泉志引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死士卒人參木者所欲討謀也木佯疾于室中鑄大錢梁掩其口曰無妄言

輿地紀勝掩浦在安吉州烏程縣東北一十六里一名項浦顧長生三吳土地志云昔項羽觀秦皇項梁開掩其口處

為校尉候司馬

續志校尉比二千石軍司馬比千石部下有曲曲軍候比六百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七

東陽令史

泗州志東陽故城在天長縣西北七十里故址尚存俗謂之屈城

英布浦將軍

通鑑亦以為一人吳仁傑曰浦將軍即棘浦候陳武此臆度

章邯至栗

一統志栗縣故城今歸德府夏邑縣治

別攻襄城

按此襄城蓋陳留之襄邑在歸德府睢州西一里非許

州府之襄城漢屬潁川者也

故南公稱曰

服虔解非也藝文志陰陽家南公三十一篇廣韻注南

公複姓六國時有南公子著書言陰陽五行事按即此

南公也廣韻蓋據此傳南公稱以稱爲南公名元和姓

蓋衛南公子之後按若以衛將軍文子之後當云子南

氏不當南公子也大抵姓氏之譜承訛襲謬不足深辨

三戶

索隱云三戶地名史記正義引會稽典按哀四年傳昇楚

師于三戶紀年惠成王二十四年孫何侵楚入三戶郭

以爲地名固有實徵然薛瓌蘇林望文爲解于辭順也

攻亢父

方輿紀要亢父城在濟甯州南五十里

走入鉅鹿城

舊唐書地理志邢州平鄉縣漢鉅鹿郡故郡城在今縣

北十一里一統志鉅鹿故城今順德府平鄉縣治

濮陽東

一統志濮陽故城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里

至安陽留不進

一統志安陽城在曹州府曹縣界按史記正義後魏地

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

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按以下文宋義送子至無鹽

證謂左氏者是也師古妄解

得牛之羶

羅願爾雅羶羶有數種商浙以南江嶺間有大木羶長

大綠色殆如久蠟曬牛馬或至頓仆羶羶狀如密蜂黃

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羶大如繩蠶牛馬亦羶

身送之無鹽

卒食半菽

方輿紀要無鹽城在東平州東二十里

孟康云半五斗器名索隱作五升器按廣韻云料五升

孟謂五斗者升之說史游急就篇蠶升半卮頗彼注云

參升以其受多少爲名也半者受五升之半二升五合

也是半固器名也小爾雅金一有半謂之數尉繚子

兵勢人食菽一斗馬食菽三斗此其常度也南齊書顧

歡傳成役殘丁儲無半菽卽此五升器不得謂所儲無

半粒菽也宋書樂志晉成帝咸康七年顧臻表曰今外

禦爲急卒食七升則又有七升器也列女傳母儀十士

亦可爲食半

菽之證也

章邯軍棘原

明地理志順府平鄉縣南有棘原西南有潼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九

竟斬陽周

一統志陽周故城在延安府安定縣北九十里章邯狐

疑黃石公上畧曰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

又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即趙高子章邯之謂也

引兵渡三戶

水經注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明地理志三戶津

在彰德府臨漳縣西漳水上

汙水上

彰德府志汙水在臨漳縣西入漳其源出山今絕

洹水南殷墟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十

元和志洹水西南自林慮縣界流入安陽縣故殷城在

內黃縣東南十里殷王河宜甲居相因築此城明志安陽縣城北有殷墟亦曰殷中

羽筵立章邯為雍王

按立十八王在入關後此時在河北不得獨王章邯或

先許之王雍地耳史記月表以為實事恐非

入至戲西鴻門

長安志鴻門坂在臨潼縣東十七里漢舊大道北下阪

日名也

韓生說羽曰

楊雄法言以為蔡生

人謂楚人沐猴而冠

初學記毛詩草蟲經曰狻獬猴也楚人謂之沐猴

瑕丘公申陽者

紀無公字孟康云瑕丘縣老人按下文張耳樊臣非老

人矣錢大昕以為瑕丘縣公亦非按廣韻公字注漢複

姓八十五氏魯有公申叔子紀脫一公字

令蕭公角等

蕭縣公名角疑即田角通鑑直云蕭角似非

至靈辟東睢水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十一

元和志靈壁縣北有睢河

從公

元和姓纂作從漢有將軍從成公廣韻同作何從何氏

姓苑云今東莞人則此從字俗加木旁

擊破楚軍燕郭西

一統志南燕故城在衛輝府延津縣北故昨城東縣志

故址在縣東二十五里俗呼為城上

大司馬怒渡兵汜水

孫子火攻篇將不可以愠而致戰方輿紀要方山在鄭

州汜水縣南四十里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是也



汜水北逕虎牢城東又北注于河

適為高俎

御覽一百八十四引楚漢春秋作高關按內則有度關亦

以貯食物

幸分我一杯羹

韓非說林上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

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啜之盡一杯

樓煩

周書王會解樓煩以星施孔晁曰樓煩春秋北戎也趙策東有燕東

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此樓煩下當有將字灌嬰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主

傳斬樓煩將五人

美人和之

史記正義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聲

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羽至陰陵

元和志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五里今鳳陽府定遠縣界輿地紀勝陰陵山在和州

鳥江縣西北四十五里即項羽迷道處

因四隲山

輿地紀勝四隲山在鳥江縣西北三十里直陰陵山方

輿紀要亦名四馬山

而為圍陳外綫

宋史兵志神宗論近臣曰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

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

包一圓以六包一蓋羽以兵少為圍陣之證也師古解

為四周何須費辭乎

步持短兵接戰

方輿紀要九關山在滁州全椒縣東南二十五里一名

隱陵山項羽與漢兵一日九戰山因以名

馬童面之

說文作倆云倆鄉也少儀曰尊壺者倆其鼻劉貢父曰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主

面之直向之耳按劉說是少儀云遇于道見則面鄭注可以隱則隱則謂面為向也

葬羽于穀城

方輿紀要穀城今東平州東河縣治今屬泰安府春秋時齊

邑後為管仲采邑亦曰小穀水經注穀城西北三里即

項王冢又今縣東北五里有穀城山即張良得黄石處

郡志東阿穀城本二邑并穀城蓋東阿自北齊始移東

阿治穀城自明初始

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呂覽觀表篇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譜之於魏武侯武

侯使人召之吳起至于岸門案魏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止車望

西河泣數行下曰君聽讓人之讓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按秦本紀孝公下令曰三晉攻奪我先君

河西地是則魏先侵食秦地故得築長城自洛北有上郡也自吳起去後魏世家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魏西

境蹙矣齊策蘇代說閔王曰衛鞅見魏王云魏王大恐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

之外此惠成王之世也然其地猶未盡入秦家襄王五

年予秦西河之地秦惠王八年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惠王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五

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威王兵罷散恐畏秦獻西河之外

此即襄王獻地之由也韓非子韓策俱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淮南汜論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

杜赫

周策杜赫欲重景翠于周唐書宰相世系表杜洩避季

氏之難奔于楚生大夫綽綽生段段生赫為秦大將軍

召滑

食采于南陽衍世稱為杜衍按如彼說自魯昭公至秦

惠王百數十年裁得四世此譜謀之謬也

楚策作卓滑聲之轉也齊明說卓滑以伐秦則滑為楚相

帶佗前後諸人並見國策呂覽惟此無考焦氏易林益卦帶

季兒良時利權兵敵不能當趙魏以強周策有宮佗或

其人與荀子議兵篇燕有繆蟻楊倛亦不能注竊疑繆

蟻即樂毅聲同傳誤後人因不悟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五

遁遁晏子問篇作逸循莊子至樂篇躡循而作遁巡者

師古所妄改也

以愚黔首商子去強篇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

國不至必貧又鑿合篇無以外權節任與官則民不貴

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則無外無外交則勉

農而不偷此所謂愚黔首者也商鞅誅惠王兼用儒墨

呂不韋相秦著書頗言王道尚士節及其敗也李斯一

本于商鞅又按韓非和氏篇商君燔詩書而明法令是

楚書不始于李斯而斯之術則由韓非以上追申商故

上二世督責書並稱申韓

陳利兵而誰何

六韜金鼓篇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

何不絕

揭竿爲旗

尉繚子教令篇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爲鼓以瓦爲金以

竿爲旗

贏糧而景從

莊子庚桑楚贏糧而赴之方言贏儻也

鋤棘矜

稷摩田器方言之把也高誘汜注稷核塊椎也方言刈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去

鉤或謂之錄或謂之鏤棘即鏤也今俗謂之子又管子

小匡耒耜穀及注云穀及小于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

耜之後棘或彼之穀及也方言矛柄謂之矜矜謂之杖

廣雅釋器矜柄也淮南兵畧陳勝伐棘棗而爲矜

鈞戟長鍛

方言戟曲者謂之鈞鈎銀胡謂之鈎鈎好即戟說文

無鍛字云鍛鈇也集韻鍛閤鍛同鈇也鈇小淮南時則

孟冬其兵鍛兵畧修鍛短鈇

舜蓋重童子

董子三代改制篇舜有二童子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

子楊倞注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淮南修務訓亦  
本尸子語

欲以力征

吳語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商子開塞爲湯武致強而征

諸侯服其力也力征諸侯者退德按班氏合陳項爲一

以過秦論史遷實重

張耳陳餘傳

遊外黃

一統志外黃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元和志雍丘縣東

六十里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七

餘好儒術

孔叢獨居篤載陳餘與子魚語亦其好儒術也

遊趙苦陘

方輿紀要苦陘城在真定府無極縣東北二十八里

頭會箕歛

淮南汜論頭會箕賦輸于少府又八閭訓羸弱就格于

道大夫箕會于衢注箕會以箕于衢會歛

至石邑

方輿紀要石邑城在真定府獲鹿縣西南

居信都

方輿紀要襄國城在今順德府邢臺縣城西南秦滅趙  
置信都縣項羽使張耳都之改爲襄國府志今有故城  
在邢臺縣南百泉村

耳雅遊多

師古以多字連下讀非也耳以故交多人爲延譽子項王  
方圍章邯廢丘

月表漢元年八月圍章邯廢丘二年五月破邯廢丘張  
耳以二年十月降漢即二年之正月也是方圍廢丘未  
破紀傳並無參錯師古豈尙不知漢初以十月爲歲首耶  
斬餘泝水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支

明志真定府元氏縣西北封龍山泝水所出下流入胡  
盧河趙州志泝水自元氏縣南境流經臨城西柏楊亭  
將至城五里許斷伏不流二百餘步復出東流經釣盤  
山下入河俗名三斷綠楊河

四年夏立耳爲趙王

史表在十月班表亦在十一月

五年秋耳薨

表以五年十二月乙丑薨

簡輿前

公羊文十五年傳注竹篋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

筍

魏豹田儋韓信傳

故魏諸公子也

列女節義傳云秦破魏誅諸公子今此魏豹魏咎皆魏

公子封君是秦滅國未嘗誅夷故齊王建亦有子孫世

言秦暴猶不若後世必盡其種也陳涉兵起齊韓趙魏

王喜走遼東無後漢得天下

如白駒過隙

莊子盜跖篇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墨子兼愛下

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猶騏驎而過卻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九

殺儋于臨濟下

地理志千乘郡狄縣應劭曰安帝更名臨濟故史記正

義云此臨濟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今考上傳云章邯

擊魏王于臨濟則臨濟是魏地非齊地不得以安帝所

改之臨濟當之也續漢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田

儋死此水經注平丘縣臨濟亭又有曲濟亭皆臨側濟

水者明志開州長垣縣一統志臨濟城在開封府陳留

縣西北五十里

蝮蠱手則新乎

廣雅釋訓蠱痛也墨翟大取篇斷指以存擊害之中取

小也非取害也

治卽墨

一統志卽墨故城在萊州府平度州東南

反擊項于城陽

顧炎武日知錄云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城陽

國治莒按齊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社稷走而

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敵卒七千拒敵反千拒敵反

千里之齊當是時閭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

道木閣而迎王與后于城陽山中王乃復反則齊時已

名城陽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子

縱酒

晏子雜篇晏子謂田桓子曰子晝夜守尊謂之從酒

敗橫軍于贏下

一統志贏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縣志在縣西

北四十里

田馘于千乘

括地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按高苑

今屬青州府

屯廣武以南

一統志廣武故城在代州西十五里

擊破信軍銅鞮

故城在泗州南

胡者全兵

全兵謂短兵自衛者故可以弩破圍通兵篇引孫子

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

倭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說苑叢談倭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

韓彭英盧吳傳

淮陰人

方輿紀要淮陰城在淮安府西北四十里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子

不得推擇爲吏

管子小匡篇鄉長修德進賢名之曰三選罷士無伍莊

子達生篇孫休賓于鄉里送于州部韓非問田篇公孫

于州部楚宋不試毛伯不闕賈回聖相也而闕

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楚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僕

之不肯阨于州部按此戰國以來選舉之法韓信以無

行不得推擇也寄食方言寄食爲餬

下鄉南昌亭長食

方輿紀要南昌亭在淮安府西三十里

至城下釣

一統志韓侯釣臺在淮安府山陽縣北

吾哀王孫

何焯曰博物志云王孫公子皆相推敬之詞按索隱引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而俗人遂以信為韓王後

何聞信亡自追之

許彥周詩話蜀陝間有溪曰韓溪蕭文忠追淮陰處也意烏粹嗟

史記暗噀叱咤甚明了暗噀懷怒聲發出也師古妄改

周叔為大將乎

管子霸言觀軍者觀將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三

魏盛兵蒲反塞臨晉

蒲坂在河東岸臨晉在河西岸塞其渡河處也元和志

蒲坂關一名蒲津關在蒲州河東縣西四里今造船為

梁其制甚盛明蒲州南有蒲津關在河西岸一名臨晉

關以西對漢之臨晉縣兼其名也

信適益為疑兵

管子兵法出入異塗則傷其敵通典兵示形在彼而攻

于此

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度軍

今同州府韓城縣明志韓城東北有龍門山有關夾河

與山西河津縣分界河津縣唐之河津漢為皮氏縣龍

門下有禹門渡太白陰經水具篇用木縛瓮受二石力

勝一人瓮間濶五寸底以繩勾聯編槍于其上形長而

方前置板頭後置稍左右置棹

禽夏說關與

元和志關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方輿紀要

關與城在沁州西北二十里俗曰烏蘇村關與山在磁

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

聚兵井陘口

元和志井陘口今名土門口恒州獲鹿縣西南十里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三

太行入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名之明

真定府獲鹿縣土門關在其西

千里饑糧

此四句見黃石公上畧

從間道絕其輜重

孫子九地篇注張預曰吳王問孫武曰前有強敵後有

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

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

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

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

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  
圖後拓左右犄角按使李左車計行則韓信亦必如孫  
子之所為

什則圍之倍則戰

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

信使間人窺

管子兵法蚤知敵則獨行孫子用間篇三軍之親莫親

于間非聖智不能用間

草山

元和志恒州獲鹿縣草山今名抱犢山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諸將皆嘒然

趙岐孟子注懍然猶悵然也

出背水陳

輿地廣記真定府井陘縣有綿蔓水在縣西南韓信攻

趙背水為陳即此尉繚子天官曰背水陳為絕地向販

陳為廢軍按陳餘知兵法故

爭漢鼓旗

司馬法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孫子軍爭篇佯北勿從

吳子論將篇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

眾可獲

諸校効首虜休

効當作効曲禮效馬效羊注效猶呈見

右背山陵前左水澤

杜牧注孫子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山陵淮南兵

畧地利者移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注高者為生下者

牝

陷之死地而後生

管子兵法深入則危則士自修孫子九地篇如信所引

又云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死地則戰

敗市人而戰之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鶻冠子世兵篇得此道者驅用市人呂覽選篇世有言

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謂定遠云信

將備兵不為用與敗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猶習兵請

得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將懼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真市人也故背水而陣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

晏子雜篇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

頓之燕堅城之下

管子兵法絕地不守恃固不拔又制分篇凡用兵者攻

堅則軻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孫子

謀攻篇下政攻城攻城為不得已

漢兵遠關窮寇戰

九地篇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李奎曰為客深入則志專

主人不能禦也

齊楚自居其地戰

九地篇請侯自戰其地為散地秦策武安君曰起所以

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于郊野以

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

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

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而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

與信夾淮水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庚

元和志淮水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明志膠州高密縣西有淮

水方輿紀要今縣西五里有韓信溝相傳亦信所壅

高祖襲奪信軍

韓非楊權篇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六韜

奇兵篇一喜一怒一子一奪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

家在伊廬

續漢志東海胸縣有伊廬鄉寰宇記伊廬山一名大伊

萊山在海州胸山縣南七十五里明志洪武省州治鍾胸山縣入海州

離昧故城在縣南百里昧即此縣人也

狡兔死良莠烹

文子德篇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子有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韓非內儲下以為大宰詔遣大夫種書刺通曾以風韓信故信云果若人言也師古引黃石公三畧非也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

羣書治要引六韜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魏書爾朱從子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毛

多多益辦

孫子兵勢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曰調韓尉繚子信多多益辦尉繚子

云百萬之眾不如萬人之鬪也此將狼多所以為難王

翦破楚必用六十萬其智能過于田單也

斬之長樂鍾室

天中記地志未央殿東北二里許鍾室故處也有隙地

丈餘草色皆殷赤相傳呂后殺韓淮陰血漬而然

兩龍方鬪且待之

此莊子刺虎之事也逸書周祝解一虎同穴誰死誰生

徙蜀青衣



明志雅州名山縣東有漢青衣廢縣一統志漢嘉故城在雅州府雅安縣北輿地廣記嘉州龍遊縣乃漢南安縣故地非青衣漢嘉本土也唐顏師古注彭越傳杜祐述通典嘉州事皆以龍遊為青衣蓋失之矣明有龍遊州今檢各本此處皆無師古注則刊本有脫落也

布乃見番君  
寰宇記英布城在饒州鄱陽西一百五十里漢初築以居布按當時番君為布築也

而攻下邑

方輿紀要下邑故城在歸德府下邑縣西南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弔

為三軍通典兵十布陳大勢分易敗力少分軍必敗蜀志

注漢晉春秋曰司馬直王悉厭西救祁山張郃卻外駐雍即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吾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勝布禽也

徐僮問

一統志僮縣故城在鳳陽虹縣東北

上乃壁庸城

元和志宿州本徐州符離縣元和四年以其地南臨汴

河有埇橋為舳舻之會運漕所經置宿州九城志宿州

蕪縣有埇墟鎮金史地理志編按埇墟蓋即庸城之墟

埇橋亦以是名耳輿地廣記蕪縣西有會甄鄉方輿紀

要在蕪縣西

布走度淮

文選注四楚漢春秋下蔡亭長晉淮南王曰封汝爵

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荏羣盜所耶

番陽人殺布茲鄉

史記正義英布家在饒州鄱陽縣百五十二里十三步

寰宇記百六十里寰宇記廢鄱陽縣在鄱陽縣西北一百二十

里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此蓋當時因韓彭等反逆著為

條約以戒飭王侯而稱長沙之忠也

荆燕吳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弔

肥如令鄆人

方輿紀要肥如城在永平府西北三十里

走富陵

明志泗州盱眙縣東北有富陵廢縣

吳有章郡銅山

寰宇記大銅山在揚州江都縣西七十二里吳王濞即

山鑄錢處又銅山小銅山在建安軍永貞縣西北八十

里按永貞即今儀徵縣攷縣志銅山今並在儀徵界又

地州府銅陵縣有銅官山

東煮海水為鹽

寰宇記海陵鹽煮鹽之務也凡取瀆煮鹽以雨晴為度  
亭地乾爽先用牛牽挾刺刀取土經宿鋪草藉地復  
牽爬車聚所刺土于草上成溜大者高二尺方一丈以  
上畝作瀆并于溜側多以婦人小丁執蘆箕名之為黃  
頭飲水灌澆蓋從其輕便食頃則瀆流入井取石蓮十  
枚嘗其厚薄全浮者全收鹽半浮者半收鹽三蓮以下  
浮者則瀆未堪須別刺開而別聚溜瀆可用者始貯于  
瀆槽載入竈屋旋以石灰封盤角散皂角于盤內起火  
煮瀆一溜之瀆分三盤至五盤成鹽三石至五石既成  
人戶疾着水履上盤冒熱收取稍遲則不及收訖接續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手

添鹽一晝夜可成五盤

蔡見淵中魚不祥

列子說符趙文子曰周諺有言蔡見淵魚者不祥智料

隱匿者有殃韓非說林上隱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狝糠及米

狝非醜字說文狝犬膏也又湯以舌取食也或從醜又

番字獸也玉篇云犬食也狝當是番之訛荀子強國篇伏而狝天注

聃與醜同則其字或從口

御史大夫是錯營或天子

孔子世家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此營或即榮惑

師古以為西繞非也  
遂堅壁昌邑南

方輿紀要昌邑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軍爭  
篇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又虛實篇我不欲戰  
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乖其所之也

王不用桓將軍計

虛實篇水之石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又商  
子兵守篇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方與  
客生力戰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力與罷  
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按吳不用桓將軍計或兵彼梁郊條候得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手

以全加知何之作戰篇云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此兩鑿也

燒宗廟

此高帝廟在郡國者也

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管子重令篇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留令者死令

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損者無罪則

是教民邪途也

西敗棘壁

寰宇記大棘故城在宋州南陵縣南七十里七國反

擊棘壁即此城也明志古大棘城亦曰棘壁

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宋祁曰陽夏公應是謝綽謂倖誤作危顏遂以重為罪累按

文義言田生說呂氏先王而劉澤并王事起相因竟為

禍階豈不危哉言田生傾危之徒也以危為偉本褚少

孫陋語非班意

楚元王傳

浮丘伯

鹽鐵論毀學篇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包丘子不免

於甕牖高廬陸賈新語資篇鮑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

斯趙高也然伏隱于蒿廬之下而不錄于世利口之臣

害之也集韻浮字紐下包通作包浮聲同即一人也

丘嫂

廣雅釋詁丘空也孟康所言自是實證按方言冢大者

謂之丘內則長婦曰冢婦晉灼因誤以冢通丘耳

頡羹倂

一統志頡羹城在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三十里其墓在

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為舒王家

上利侯郢客詞

通典嘉禮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拜畢立于門外使

者既出拜送還升臚臚訖又再拜

設醴

鄭注醴齊云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又漿人六飲有

醴內則稻黍梁三醴各清精相配此則寒粥之類寒粥

見釋據下穆生云醴酒則非醴飲而漢時已無醴齊蓋

即恬酒矣

胥靡之

莊子庚桑楚胥靡登高而不懼墨子天志胥靡婦人以

為春酉酉亦女奚酒正之酒也蓋如漢之鬼薪白粲顏解非也

靈戶

非地名也蓋卽守冢戶宋史禮志謂之柏子戶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千里駒

魯連子徐劫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

鞞郎

唐六典周遷輿服雜事曰羊車一名鞞車小兒衣青布

袴褶紫碧鞞青耳屬五瓣鬘數人引之代名為羊車小

史按此則漢以卽挽鞞為鞞郎也玉海十三二如今

御鞞郎

武帝時治淮南獄

日知錄曰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

傳則云德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又其更名向

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曰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

客星見昂卷舌問

晉天文志卷舌六星在昂北主口語以知讒佞也曲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

下太傅韋玄成

錢大昕曰元成為太子太傅不當刪太子字傳寫失之密勿從事

釋詁蓋沒勉也抑風谷風黽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傳云密勿勉勉也蓋沒與密勿聲同劉向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雷

魯詩是魯韓詩並以匪勉為密勿也

蠡午

爾雅翼蜂一日兩出而聚鳴號為兩衙今諡之日中尤隨雜故蠡午義為雜吝

人滿北軍

此謂符詔廩食于北軍者多也東觀漢記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裏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慶如涓解為下獄謬甚

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

九域志日下舊聞引漢光祿大夫周堪墓在霸州城南二里

按堪是齊人不知何以葬燕凡八篇

今楚詞劉向九歎篇且不與此同王逸序以為向典故經書時作九歎則非此八篇也

營起昌陵

長安志關中記曰成帝起延陵城邑以成言事者以為不便乃更造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運沙渭濱取東山土與粟同價所費巨億數年而陵不成三輔舊事曰成帝作延陵及起廟竇將軍按其時無有青苗地在廟角恐犯蹈之故言作陵不便乃徙昌陵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雷

德不及周

說死至公篇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汜論武王克殷欲築宮于五行之山注今太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行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按周欲子孫以德久長故不使馮特險阻漢德不及周故即關中之險也

黃帝葬于橋山

一統志子午山在慶陽府台水縣東及靈州真靈縣東

卽橋山也據水經注古陽周在走馬水北應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北界真靈之陽周乃後魏置非故縣也橋山黃帝陵皆當據水經注改入延安府

堯葬濟陰

一統志唐堯陵在曹州府荷澤縣東北五十里舊雷澤

城西與濮州接界

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呂覽安死篇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明以肆為市肆矣師強以肆為故偏據爾雅重案伯也

殷湯無葬處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葬

水經汲水篇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續志薄縣梁國皇覽

曰薄城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杜預曰梁國蒙伐城中

有殷湯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卽所謂湯冢者而世

謂之王子喬冢按湯冢鄭氏亦不能決故謂無葬處文

獻通考殷湯葬汾陰寰宇記殷湯陵在蒲州寶鼎縣北四十五里恐是俗說不足據

文武周公葬于畢

元和志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

三百里無山川陂湖并深數十丈亦謂之畢陌周公墓

在縣北十三里一統志文王武王陵俱在咸陽縣北十

五里文王陵在南武王陵在北按畢有二故文武周公

葬處說亦互異元和志云畢原在京兆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書云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其說已兩歧括地志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然周時畢原應在長安之西近鄠宮似當以在咸陽者為是

祈年館下

一統志祈年宮在鳳翔府南卽秦棗泉宮括地志秦穆公冢在雍縣東南二里

葬于武庫

長安志楊里子墓在長安縣東北長安故城中長安故

城在縣西北十三里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葬

為四尺墳

叔梁紇之葬以墓而不墳故合葬時不知柩之所孔子感之故既葬其母因封識之不欲以隱情易故規乃記

言東西南北之人耳

號曰

號是復之聲士喪禮舉某復注鼻長聲也樂師詔來普

鼻舞注鼻之言號也喪大記小臣復北面三號足明鼻

號字同為招魂復魄也雜記大夫士死于道則升其乘

車之右轂以其綏復賻道死有復也但彼是載尸歸而

復季札葬而復為禮之變耳觀下魂氣無不之則號為

復明矣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按成帝亡嗣故添此一  
段示勸戒

初陵之概

方言所以墓謂之塋注謂規度墓地也引此初陵之塋  
則字當從土作撫非

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

新序三十篇說苑二十篇按說苑本有劉向奏上言所  
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校讐其事類原多  
章句相濶除去復重更造新事則此二書舊本有之向  
重為訂正非創自其手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秉

根函地中

廣韻百或作𪔐俗作函義當與苗同攷工記注鄭司農  
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苗博立桑棊亦為苗  
為黃門郎

御覽二百一 劉向集書諷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  
郎顯處也又四百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  
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有愛則恐懼慎

事則必有善而遺福也

歆大好之

馬融周官傳云歆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

春秋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孔子世家末敘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  
卒則安國不及見巫蠱之禍也荀悅漢紀魯恭王壞孔  
子宅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  
蠱事未立于學官則與世家早卒之文合王鳴盛云宋  
本文選劉歆抄書亦有家字按近代閻氏王氏辨偽孔  
傳已詳不復復出然又有可疑者安國身為儒官既以  
古文傳授何不及生存時獻而當身後倥傯多事始上  
之乎當魯恭王始封在景帝中本傳首云好治宮室幸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秉

年好音則壞壁得古文亦在景武之際武帝即位敦崇  
儒術未遑多欲荀知孔氏所藏古書縱使世儒無能通  
曉甯有不錄秘府而任其隱滯民間則廣開獻書之路  
何為乎荀謂今文方興諸儒嫉妬或有壅遏之者攷伏  
生雖授朝錯微若一縑今文至兒寬始顯而歐陽大小  
夏侯之學又在其後寬先受業孔安國則古文始師名  
輩在先無論于安國治今文者何能抑使不行乎蓋古  
文之不顯實緣世主之不好而學者所苦難史云巫蠱  
事不得施行遂為疑案

魯國桓公

文選注七畧曰禮家先魯有桓楚說經頗異按儒林傳桓生爲魯徐生弟子

趙國賈公膠東庸生

賈長卿爲左氏學庸生受孔安國古文尚書

綴學之士

大戴小辨篇子曰若上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信口說是末師二傳皆戰國時爲末師也公羊傳至胡母生始著竹帛以前口說也

無從善服義之公心

鹽鉄論論誹篇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早

不求勝服義不耶窮

不傳春秋

猶公羊傳云不修春秋輕誣之甚

季布樂布田叔傳

布母弟丁公

御覽二百七十三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上

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

爲酒家保

鶡冠子世兵篇伊尹酒保又夫則篇酒保先貴食者

樂鉅公

史記樂臣公樂毅之族善修黃老千齊稱賢賢師巨蓋臣之訛御覽五百十道學傳曰樂鉅公者宋人獨好黃老恬靜不慕榮進號曰安丘丈人按鉅公猶墨家之稱鉅子非其名也

魯以百金祠

以百金與其家爲祠堂費故子仁不受

使刺三河

如漚云爲刺史于三河郡非也三河後屬司隸是時未置司隸官仍以丞相史刺舉稽少孫補史記曰田仁爲長史請刺舉三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望

高五王傳

外婦

小雅求爾新特傳新特外昏也列女傳賢明七宋鮑麟仕衛三年而娶外妻

令齊王爲壽

行酬禮先自飲也小雅一朝醴之酬作醴箋云醴猶厚也勸也此字蓋本醴爲師古所妄刊耳

趙隱王如意

西京雜記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舊趙王

內傳趙姬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

并兵引水灌趙城

方輿紀要西河在廣平府邯鄲縣東二十五里一名渚  
沁水水經注牛首水出邯鄲縣西渚山東流分爲二水  
漢景時六國悖逆命曲周侯酈寄攻趙圍邯鄲相捍七  
月引牛首拘水灌城壞王自殺其水東入邯鄲城經  
溫明殿南又東流出城合成一川又東澄而爲渚沁水  
東南流注拘澗水又東入白渠按水經注本文但云澄  
而爲渚並無沁水之名大約此書所援引多舛誤如以  
史記正義張守撰者爲孔穎達以司馬彪續漢志正文  
爲劉昭蓋在能別擇之而節焉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望

外戚傳與此同西京雜記云呂后命力士于被中縊殺  
之

燕靈王建十五年薨

金史文藝傳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  
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  
于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壙其東  
墓之極題其端曰燕靈王柩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  
其西墓蓋燕王劉嘉之葬也  
合章爲酒吏

當爲史賓之初筵云或立之監或佐之史卿射禮作相

爲司正

臣將種也

孟嘗君列傳將門必有將

兒子畜之

莊子庚桑楚能兒子乎呂后蓋以小兒視之非愛之也  
師古以高后比之于子遂以乃父移之高帝愚昧一至  
于此

深耕概種至鋤而去之

齊民要術凡秋耕欲深春種欲深宜曳重撻良田率一  
尺留一科苗出瑞則深鋤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呂覽辨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望

土篇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此概種之事也衡行必  
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氣此立苗欲疏也其耨也長  
其兄而去其弟此非種鋤去者也

非有漢虎符驗也

按文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徵諸呂  
之難立制以防矯誣前此未有虎符之目也史家多以  
後事追稱史記如此類甚多周官典瑞牙璋以起軍旅  
然漢未有虎符以前亦當以  
瑞節發兵如魏之兵符是也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傳贊引之後書儒林傳引作黃石公三略



蕭何曹參傳

文母害

墨翟號令篇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按此文  
毋害言不舞文為害與墨翟義同當如服應之說又論  
銜程材篇論文吏云巧習無害文高德少此則周亞夫  
謂趙禹極知其無害又是一義

秦御史欲入言微何

漢刺史歲一奏事京師秦法當然御史以何嘗為其從  
事故入奏時欲微何同行猶中山相樂池選為將行也  
見韓非 孟康等說非是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器

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

周書見存者無此語太公金匱云天與不取反受其殃

越語范蠡曰天與不取反為之災師古恐人不知有同書而煩言之了不及

此語出處致為庸鄙

語曰天漢

詩雲漢正義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

能誦于一人之下而于萬乘之上者

文選注五十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

王曰請著金版鞶策或謂韓王語同此萬乘當為萬人

鮑生

晉中言轅生王生之孺甚多皆請先生也師古以為諸  
生妾也

汗馬之勞

韓非五蠹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

發縱指示獸處者

新序五宋玉曰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厥免

之塵若躡迹而縱獵則雖東郭魏亦不能離拔遙見指

屬者不解其經即此云指示也躡迹縱獵則放而逐禽

即此云發縱也並謂放收由人

毋取藁為獸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器

此空地本種藁給獸食今令民田取粟也注非

曹參

博物志參字伯敬

中涓

墨子號令篇樓下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

更中涓一長者環守按此則中涓主內舍

薛郭西

一統志薛縣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四里春秋

以後別名舒州

取狐父祁

此邑聚名非縣也按其地在梁國史記云取陽狐父祁  
時以梁爲碭都也伍破傳吳王破大梁敗狐父史記正  
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二十里  
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  
攻轅賊

一統志爰戚故城在兗州府嘉祥縣西南  
執帛

禮孤執皮帛楚僭王號故次于執珪高祖初起官爵皆  
從楚制

遷爲戚公

一統志戚志戚縣故城在兗州府滕縣南七十里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吳

戰陽城郭東

一統志堵陽故城在南陽府裕州東六里本秦陽城縣  
漢改名卽本應劭此注也按地理志但云堵陽城不言

本秦陽城

攻下辨故道

一統志下辨故城在階州成縣西三十里方輿紀要徽

州兩當縣漢武郡都故道縣地隋志鳳州梁泉縣舊曰

故道一統志故道故城在漢中府鳳縣西北梁泉故城

今鳳縣治

圍好時取壤鄉

史記正義壇鄉今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壇坊是  
按武功今屬乾州州志今州東十里有村名好時村蓋  
卽漢縣所在

景陵

非縣名始皇紀景公居雍高寢葬丘里南惠公葬車康  
景此景陵公所葬處其地在今鳳翔府寶雞岐山二縣

界

度園津

園當作韋方輿絕要韋城廢縣在大名府滑縣東五十  
里相傳殷冢韋氏故國戰國時亦曰境津徐廣曰東郡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吳

白馬有韋津志云河水至韋城名曰韋津隋置韋城縣  
今爲韋城鎮

反於衍氏

一統志衍氏縣在開封府鄭州北三十里

還攻武彊

正義括地志武彊故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

攻魏將孫邀東張

閩本訛孫爲遜水經注洩水又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

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城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

東張矣正義括地志云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

十里一統志平陽府浮山縣西南三十里有東張鎮擊魏王于曲陽追至東垣

方輿紀要曲陽城在絳州絳縣東南或曰在曲沃之陽故曰曲陽垣縣城在垣曲縣西北二十里一名王垣亦

曰武垣史記曹參世家作武垣博物記王屋山在縣東狀如垣故縣亦有東垣之稱按解史記者但顧曲陽武垣之名遂

以定州縣及瀛州縣當之不知魏豹都安邑今之解州豈能遠越至真定河間乎師古注漢書于此等絕不能

措一詞可為憐焉無藉者矣

擊趙相國夏說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哭

陳餘傳餘為代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此夏說自為代相國韓信傳言代相夏說此云趙非也

於鄔東

一統志鄔縣故城在汾州府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今

為鄔城店

上假密

水經注澗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韓信斬龍且于是水按信追齊王至高密西與龍且夾澗水陳別無所謂上假密按水經注又云澗水又東逕下密縣故城西方輿紀要下密城在平度州澗水縣西三十里或

對下密言之高密為上密歟

秦刀筆吏

趙策司馬空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小吏

錄錄

晏子諫篇錄錄彊食鷓冠子泰鴻篇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

張陳王周傳

大父開地

荀子臣道篇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楊偉曰蓋張良之祖韓非說林張譚相韓病將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哭

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按張譚之相當在公仲公叔之後荀子與韓非俱並時目擊者當非妄說而史名開地平無一同者不知誰誤也又王符氏族志云良

韓報警秦索賊急乃變姓為張匿于下邳今攷諸書則良之以張為氏符言非也

倉海君

如淳云東夷君長得之越絕云楚威王滅無疆無疆之

子侯竊自立為君長倉海君蓋諸粵之君長

下邳圯上

按劉攽刊誤圯字本從水校定為圯耳淮南道應訓公

孫龍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一呼而航來注  
汜水厓也此汜上者亦請下邳之水邊也水經注沂水  
于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一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  
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洗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  
泗間以爲圯師古以爲非沂水又妄說也

廢將

猶楚宮殿尹之職

嶢關下軍

長安志藍田關在藍縣東南九十八里卽秦嶢關也嶢  
山在縣南二十里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辛

且忠言逆耳利于行

呂覽至忠篇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鰕生

釋草敢小葉此云鰕小人是敢鰕皆得有小義

決勝千里外

鄧析子廟筭千里帷幄之奇

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韓詩外傳十 晉文公反國晉人曰里鳧須且不誅而驂  
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

使羊將狼

燕丹子荆軻曰太子率燕國之眾而當秦猶使羊將狼  
使狼追虎耳

母愛者子抱

韓非備內篇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  
其母惡者其子釋

強起至曲郵見上

御覽三百九 楚漢春秋曰淮南王布反自上擊之張良  
居守上體不安臥輜車中留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及

輜車排戶曰下卽弃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  
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至

于東淮陰害于西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按淮陰誅在  
十一年春正月先淮南此文誤也信如陸賈言則其敘  
事顛倒紛雜宜爲芻狗之弃也

羽翼已成

管子霸形篇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  
翼也

羽翼以就橫絕四海

意林尸子曰鴻鵠之蔽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說苑  
辨物篇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  
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

如白駒之過隙

莊子知北遊篇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

果得穀城山下黃石

御覽六黃石公記日黃石鎮星之精也

陽武戶牖鄉

御覽五百三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曰惟斯庫上

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為丞相按秦本紀惠文

王後七年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尅定天下為

樂池相秦漢與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尅定天下為

右丞相孝明之世虞延為大尉熹平中延曾孫放以宰

相繼踵咸出斯里雖有積德修身之效亦斯社所相乃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壹

樹碑云水經注東昏縣故陽武之戶牖鄉矣平有功於

昏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

東北二十里故戶牖鄉

貧何食而肥若是

管子形勢篇嘗食者不肥體

糠覈

說文麩麥覈屑也廣雅麩糲也晉灼云乾頭即假紆為

麩也元結集詩注云麩糲中可食者

使平得宰天下

太玄割次四宰割平平測曰宰割平平能有成也

今有尾生孝己之行

以下語本蘇秦謂燕王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

孫子用間篇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按范睢行千金

間廉頗頹弱資萬金殺李牧

南方有雲夢

元和志雲夢澤在安州安陸縣南五十里一統志安陸

以南華容以北枝江以東皆古之雲夢澤後世悉為邑

居聚落

願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

百官表御史掌圖籍秘書故戶口之數職知之每有封

爵與丞相同被詔亦因此

陵無以應之

按平勃之功亦微幸得成耳當其初安可預料使呂后

不死竟如武后所為則安劉者何在智士圖功名難語

于大臣之守正也萬世當以王陵為法

主臣

春秋稱大夫君為主臣猶貴臣孟康言是也

卷人也

一統志卷縣故城在懷慶府原武縣西北

吹簫給喪事

注云吹簫以樂賓按秦雖俗敗何至當喪為樂吹簫者  
挽歌所用也鹽鈇論散不足篇今俗困人之喪以求酒  
食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此極言弊耳  
攻蘭虞取之

史記作蒙虞為是金史地理志以東明故縣為蘭陽縣  
或本于此

至粟

明志歸德府夏邑縣東有廢栗縣東播屬山陽秦隱云  
郡之東昏其初未有也明志充州府金  
鄉縣東北有廢東縱縣是山陽之東籍  
攻醫桑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蕭

1001

方輿紀要醫桑亭在徐州沛縣西南

攻都關定陶

水經注瓠子河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今其城

在廩丘城西一統志都關故城在濮州東南

拜勃為襄賁令

史記作虎賁令徐廣曰一作句盾令按史記是也高祖

方用勃為將安得遠縣奔之大抵史記本注家傳述不

敢妄竄易而漢書則師古未殺眾家孤行其本致悞後學

擊趙賁軍尸北

方輿紀要尸鄉在河南府偃師縣西三十里亦曰尸氏

昭二十六年傳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  
賜食邑懷德

寰宇記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三十二里縣志  
今為高城鎮在縣西二十里

最

商子境內篇陷隊之士其先入者舉為最其後入者舉

為殿

西擊益巴軍

史記作破西丞擊盜巴軍括地志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  
縣西南九十里按下文有攻上邽則史記是此文褫奪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垂

1008

攻上邽

方輿紀要上邽在秦州西六十里

易下

水經注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

城按易縣有易京謂破之易京下也縣今省入易州

當馳道為多

謂敵人馳車衝突之道當之者功為多也注非

降下震人以前至武泉

一統志倭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南一名霍人武泉故  
城在朔平府右玉縣西北按史記正義云霍當作獲

石正義云在樓煩縣西北按煩故在鴈門關北今甯武府是其地樓煩關在甯武西明志太原府靜樂縣西北有廢樓煩縣此唐所置為監牧地也方輿紀要砦石城在靜樂縣東北靜樂今屬忻州

乘馬降

史記作乘馬絺此誤

擊犛靈丘

括地志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方輿紀要樊噲斬陳犛于靈丘卽此後魏移縣于今治按今改屬大同府以蔚州并入直隸宣化府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美

破綰軍上蘭

正義括地志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導源馬蘭城北負山勢南流出城注於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明志蔚州道化縣北有馬蘭峪

御史大夫施屠渾都

王鳴盛曰按史記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師古以為姓施屠名渾都其妄謬如此按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都門軍都故城在昌平州東方輿紀要今州東四十里有軍都村亦曰故縣址一統志後魏置東燕州及昌平縣于此

擊綰軍沮陽

一統志沮陽故城在宣化府懷來縣南

其稚少文如此

文子上德篇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椽晉書祖納傳幽冀之士鈍如椎

冒絮

書傳畧說古人冒而句領荀子袁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注云務讀爲冒淮南汜論古者有整而纒領以王天下道應訓去其簪而戴之木簪皆與冒同取覆冒之義亦有覆者亦謂之瑁釋名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髮追追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吾

然按古冠見于武梁祠室象正如此師古但知爲老人覆頭庸俗之談耳

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冊府元龜八百三十五梁稽羅爲水軍都督而甚尖危有從理入口時有庾寬狀貌豐美頓頰開張人皆謂寬必爲方伯無餓之慮及魏討江陵卒致飢死羅竟保衣食而終麻衣神異賦法令入口鄧通餓死野人家騰蛇鎖唇梁武飢亡臺城上注法令者口邊紋也騰蛇卽法令紋也梁武帝亦有此卽此所謂從理入口也

將軍之令

六韜立將篇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白虎通曰大夫將兵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

亞夫揖

史記作持兵揖此脫兩字也太祝九擗七曰奇拜注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鄉飲酒禮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擗又何休云以手通指曰揖似當從倚拜之說

介冑之士不拜

尉繚子兵議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

改容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弄

司馬法天子之義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因自請上

此鄧都尉為畫計而亞夫以上請兩傳雖異可互參

將軍從天而下也

六韜必出篇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闔

莫我能禦

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

尉繚子兵教下厭夜擊者驚也

獨置大敵無切肉

曲禮注殺骨體也截切肉也則截正是切肉云無切肉

者蓋大鸞也荀子非相篇注截鸞也

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御覽八十漢武故事曰時太子在側亞夫失意有怒色

太子視之不輟亞夫于是起帝曰爾何故視此耶對曰

此人面畏必能作賊帝笑曰此快快非少主臣也

上罵之曰吾不用也

帝怒亞夫屈強不置對直下廷尉考劾不用問也

樊鄴滕灌傅周傳

從攻陽城

當為成陽之訛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弄

賜上聞爵

墨子號令疾鬪者隊二人賜上奉按呂覽云天子賞魏

文侯以上聞者蓋初命為諸侯事也樊噲為沛公私將

此上聞爵亦得上達懷王也

攻宛陵

河南郡之宛陵縣明志開封府新鄭縣東北有廢宛陵

縣正義云東北

中酒

呂覽報更篇宣孟中飲而出楚策楚王賜張儀張子中

飲再拜而請燕丹子酒中即中酒也



白水北

晉灼注衍一平字方輿紀要白水源出洮州衙西傾山經鞏昌府之西和成縣界陽甯州界又經階州南而入文縣境又南流經城東入四川龍安府界又東流至保甯府昭化縣北而合于嘉陵江亦名濁水按此云白水北蓋在成縣者也一統志濁水在秦州徽縣西南自成縣流入又東南入畧陽縣界白水縣在甯羗州西南按晉志畧陽郡本名廣魏蓋魏時曾以白水縣隸入也水經漢水經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可以證晉灼此注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辛

從擊秦車騎壞東

正義堯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

屠煮棗

元和志煮棗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北四十里又冀州

棗強縣西北十五里有煮棗城非此也

自霍人以往

正義霍人當作倭人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倭人故城在

代州繁峙縣界

於無終廣昌

方輿紀要無終城在薊州玉田縣治西飛狐城今蔚州

廣昌縣治即古飛狐道自隋至元皆曰飛狐縣明始復為廣昌縣一統志廣昌故城在今易州廣昌縣北按括地志廣昌故城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

高陽人

寰宇記高陽城在開封府雍丘縣西二十九里按雍丘

今為杞縣

別將攻句關

一統志句陽故城在今興安州洵陽縣北句關在洵陽

縣東

烏氏桐邑泥陽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全

一統志烏氏故平涼府西北泥陽故城在慶陽府甯州

東南甯州志有泥陽里在州東五十里寰宇記邠州三

水縣東北二十五里邠邑原上有邠邑故城即漢理所

賜食邑武城六千戶

正義云成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方輿紀要左傳文

八年秦伐晉取武城魏文侯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

即武城下也

戰龍脫

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趙以龍兌汾門與燕即此龍脫

也方輿紀要龍迹山在易州西南三十里按張守節引

趙記云云以爲卽龍兒

攻其前垣

史記作前拒按拒字是垣徐廣云一作和和軍門也又

垣與甄同文選注<sup>四十</sup>孫子兵法曰長陳爲甄下文云

陷兩陳師古以爲壘垣非也

面雍樹馳

方言樹植立也雍與擁同釋言豈載也疏引謝氏邕字

又作擁釋云擁者護之載也此亦取擁護之義

益食茲氏

一統志茲氏故城今汾州府汾陽縣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奎

食嬰細陽

一統志細陽故城在潁州府太和縣東縣志在縣東茨

河西岸

入攻博陽

博陽當在博陽方輿紀要偃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

十里春秋時小國漢置博陽縣屬楚國傳偃同音禍

擊破楚騎平陽

師古云在東郡按東郡燕縣之平陽亭迥遠當是山陽

之平陽明志兗州府鄒縣西有廢南平縣正義南平縣

城今兗州鄒縣

頤鄉

徐廣曰苦縣有頤鄉一統志頤鄉在歸德府鹿邑縣南

紀要云縣東

吳郡長

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蓋楚制自名郡守爲長下復云

得吳守駁文

吳豫章會稽郡

寰宇記高帝六年命灌嬰立豫章按水經注豫章秦以

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爲豫章郡治此

卽灌嬰所築也殿本據功臣表作陳嬰不知灌嬰傳亦

有此事也玩此文則項羽曾分吳會稽爲二郡也

白題將

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滑國

東按裴子野卽援此傳爲證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

一統志盧奴故城今定州治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

縣西四里國故城在保定府祁州東南六里安平故城

今深州安平縣治曲逆解見記

起橫陽

一統志橫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南括地志在宋城縣

西南三十里

攻濟陽

一統志濟陽故城在開封府儀封縣北五十里

邢說軍菑南

方輿紀要考城故在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漢菑縣

後漢曰考城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

方輿紀要安陽城在趙州臨城縣南廉頗傳攻魏之房

子安陽拔之即此城也按正義以為一統志棘蒲故城相州安陽縣

今趙州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畜

別下平陽

方輿紀要平陽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按徐

廣曰鄴有平陽城

斬兵守郡一人

史記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墨子號合篇非時而行者惟

守及操太守之節而使者是守與太守為二也蓋將屯

謂之兵守如魏晉之都督與刺史于義為通

東至鄆

一統志鄆縣故城在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

張周趙任申屠傳

主計

晏子諫篇上景公今免職計春秋繁露考功名曰天子

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名之曰計宋

史職官志三司使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位亞

執政目為計相

職志

楚語教之故志與左傳並以志為書呂覽嘗試觀于上

志高誘曰上志古禮也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按

周昌本文吏職志即公府之主記室耳傳及功臣表注

並以為主旗幟非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奎

苛為客

猶駟之客卿客將也

蹶張

韓策蘇秦曰韓卒超足而射鮑彪云舉蹶踏弩通典絞車弩中

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戰用之宋史

凡選禁軍弩蹶三石五斗明志毅弩蹶張八十步

躡躡

荀子王霸篇繭然上下相信注繭齒相迎也說文繭相

值也躡即繭齒之別體廣韻云躡廉謹也本此傳耳

鄆陸朱劉叔孫傳

第言之

御覽三百四十二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縣生求見使者入

通公方跣足問如何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

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酈目拔劍入言高

陽酒徒非儒者也按此段與史記酈食其傳末所附同

疑後人取附史記也

高陽傳舍

郡國志罔縣有高陽亭明志開封府杞縣西有故高陽

有罔城鎮

其下迺有臧粟甚多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奎

元和志教倉城在鄭州榮澤縣西十五里北臨汴水南

帶三皇山即廣武山秦所置呂氏春秋穿竇竇高誘注穿水

通竇不欲地泥濕也穿竇所以盛穀也是古者穿地下

藏粟也

尉佗魁結

楚詞招魂激楚之結王逸注結頭髻也

何遽不若漢

據與詎同注謬解

毋久涸汝為也

史記作恩為是秦策曰王謂范雎曰天以寡人恩先生

顧炎武曰數見不鮮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  
令比諸侯

御覽一百九十四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升拜

號為朝拜臺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故脫

輓輅淮南兵畧秦二世時百姓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

者千萬數

公劉避築居幽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卒子鞠立鞠卒子公

劉立此其舛謬譙周孔穎達已詳之然云十餘世至公

劉尤為明證也羅泌路史云夏氏之書記云帝俊生稷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奎

稷生台璽台璽生叔陶叔陶為禹祖既有台璽叔均則

知稷之後多矣按羅泌所引者乃山海經也

杖馬箠去居岐

莊子至樂檄以馬捶

本言都秦地者畏敬專者劉也

朱翌荷覺察雜記說文龜腹祭飲食蔡邕曰龜常以立

秋日邊食其母王者以此時祭宗廟腹劉劉殺也言擊

殺之時又續漢禮儀志立秋郊畢斬牲名曰龜劉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

六韜發啟篇鷩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搏耳俯伏

械繫敬廣武

一統志廣武故城在代州西十五里

號建信侯

方輿紀要建信城在青州府高苑縣西北五十二里高帝封婁敬為侯邑按婁敬但為關內侯無食邑也

欲遣長公主

張敖以五年尚公主至高后六年薨中間不應奪之而與冒頓此史家探意之失

使敬往結和親約

御覽七百七三輔故事曰婁敬曰臣願為高車使者持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亥

節往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本處北土之濱

秦亂汝侵其界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木牧還

我中國地汝作丹書鉄券自海以內冠蓋之士處焉割

土盟子然後還按此乃縱橫家揣摩其說非實事也

叔孫通

據孔叢通為孔耐弟子

號稷嗣君

史記注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水經淄水同張晏

云后稷非

為綿叢

晉語置茅絕設望表章昭曰謂東茅而立之字亦為綴

樂記六成而復綴以崇鄭云綴謂鄭舞者之位也又云

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玉海五十國史禮志禮院言按

魏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叢而立須奏樂畢

謂者治禮

治禮郎屬大鴻臚也晉志咸甯注掌禮郎讚皇帝延王

公登謁者引上殿

設九賓臚句傳

司儀亦撰注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

諸侍坐殿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亥

御覽一百七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

其餘皆鋪幅席前設筵

以尊卑次起上壽

晉志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

前王還王自酌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

上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

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諸侍中中書令尚

書令各于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升階

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行百官酒大樂

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

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衣冠藏于陵寢月朔則出游高廟平帝紀義陵寢神衣

在柙中旦衣在外床上寢令以急變聞者是也通典十七

九魏尚書訪按漢既葬容衣還見續漢禮儀志儒者以為宜如

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

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藝

服可隨所存至于襲服則不如禮漢西京故事月游衣

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襲衣也按周官司服有

春秋設其裳衣即漢之容衣王肅謂禮無容衣者又非也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中

故不治赦之

新書淮難篇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赴當為仲即陸辟陽侯事

下為稽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譙讓數留之

罪無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

不得捕王入于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多賜美人

載金寶而歸

歸國益恣

新書云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

弗得見偃臥以發書按即此傳下文使者賜棗脯長不

肯見拜使者事也

自置相二千石

新書云天子選功臣有識者為之相吏王僅不踏蹴而

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

反谷口

一統志谷口故城在西安府禮泉縣東北縣志今縣東

北七十里故址猶存

葬之肥陵

太平寰宇記廢小肥陵縣在安豐縣東六十里唐武德

七年廢地理通釋八公山一名肥陵縣山下有小肥陵

縣舊址無考一統志肥陵廢縣在鳳陽府壽州東南淮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主

南厲王殺開章葬之肥陵是也按隋志淮南郡無肥陵

縣則亦唐初旋置廢也舊唐志亦不載此縣李兆洛鳳

臺縣志淮南厲王都壽春殺開章似不當還葬諸安豐

東又八公山有肥陵之稱而安豐以東傍肥水者無山

阜之跡

處蜀嚴道邛野

一統志嚴道故城今雅州府榮經縣治元和志邛東山

在縣西五十里

獨斬丞相御史

按厲王所論以詔書奉行與丞相御史口事而哀益開

口欲斬三公其處心險惡乘隙傾人有素矣何待是錯之事

歌淮南王

高誘叙淮南書云民歌之曰一尺繒好重重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一人不能相容

王江北

衡山國都邪今黃州府黃岡縣治在江北

女陵調長安

功臣表岸頭侯張次公坐與女陵姦免侯即調長安時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圭

修成君女

名娥後欲嫁齊王蓋自淮南謝歸也

衣求盜衣

求盜亭長所部吏也田仁代人為求盜亭父方言亭父或謂之稽郭璞曰言衣赤也據注則稽當為藉是亭吏皆絳幘

絳衣也

縱與

廣雅懲憊勸也

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按地理志泰山郡無此縣而城陽國有東安縣或即北

安歟舊志東安故城在沂水縣南二十里

蒯伍江息夫傳

范陽人也

方輿紀要范陽城在易州東南六十里韓詩外傳七客謂置生即蒯通也聲之輕重

事歟

管子輕重甲春有以傳相又云傳戰十萬事乃傳之假借

魚鱗雜襲

淮南覽冥訓水雲魚鱗書大傳紂之甲魚鱗下

兵困于京密之間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圭

元和志古大索城今鄭州蔡陽縣理是也小索城在縣北四里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即鄭京城太叔之邑

兩利而俱存之

管子形勢篇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患生于多欲

韓詩外傳五福生于無為而患生于多欲

功蓋天下者不賞

周書史記解功大不賞者危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

秦策陳軫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

不如蠶蠶之致益

說苑說叢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

時者難值而易失

釋史引太公金匱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

也亦見文子  
上德篇

時乎時不再來

越語范蠡曰臣聞之得無怠時不再來

東郭先生

御覽六百九十六楚漢春秋曰北郭先生獻帶于淮陰侯曰

牛為人任用力盡猶不置其革未審別是一人或即東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齒

郭之誤

東縕

廣雅縕亂也字當為縕之借說文縕積也東細薪以難

火御覽八百七十一風俗通曰俗云亂如縕者糞除不潔草

介集众大就燒之謂之縕言煙氣縕縕即此東縕也众

乃焱之訛

乞火

淮南覽冥乞火不容取燧說苑奉使篇乞火不得不望

其炮矣

號曰雋永

師古之訓本說文陸羽茶經其第一者為雋永本此

有尋陽之船

一統志尋陽故城在黃州府黃梅縣北通典漢尋陽舊

縣在江北今蕪春郡界晉温嶠移于江南

守下雒之城

一統志下雒故城在武昌府興國州南

結九江之浦

元和禹貢九江今江州二十五里九江是也禹貢釋文

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鳥白江二曰蚌江三曰鳥江四

曰嘉靡江五曰歐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

曰簞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洲江三

曰嘉靡江四曰鳥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曰

笛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

五十里始于鄂陵今武昌府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桑

洲在九江府德化縣武昌縣一統志潯陽江在九江府城北亦

東北過江十五里

名九江即大江也江廣二十里

絕豫章之口

杜預曰昭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定二年

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

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



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彼徒在江南豫章如杜所說上  
二事當在淮南柏舉之役則在江漢之間已非一處此  
伍被所說者蓋卽吳柏舉之戰豫章也與地紀勝圖經  
云卽今德安府安陸縣東三十里之章山也然漢水不  
由德安以此爲豫章皮在漢水之北與傳文夾漢之義  
乖矣此蓋在今漢陽府西六十里臨嶂山晉所置純陽  
縣處也水經注沔水東逕純陽縣北又東逕林彰故城  
北以爲豫章庶幾近之又按水經注江水東逕郢城南  
又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方輿紀要荊州府東南二  
十五里有夏水口亦謂之豫章口疑太遠非此所指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表

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淮南人間訓秦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  
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郡一軍  
守南野之界一軍餘結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  
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  
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相置桀駿以爲將而  
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按屠睢與趙佗事迥不侔  
顏籛但曉此文之誤而不詳其本淮南書卽伍被等所  
撰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亦嘗言之然則被今陳辭  
無容不知而妄說趙佗也司馬遷于始皇紀南粵傳皆

了不及屠睢事的係彼盛稱誤斥爲尉佗卻不顧尉佗  
王南粵始末班氏襲其謬顏籛反嘗伍被可笑也

高帝曰待之

楚世家周書曰欲起無先文子道原先唱者窮之路後  
動者達之原

聖人當起東南

易緯通封驗曰亡行之名合胡誰代者起東南六國年  
表序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

箕子作麥秀之歌

書大傳以爲微子作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表

曲裾後垂交輸

晏子問篇衣不務于隅臍之制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  
之削釋名稱裾倨然直則裾本直也曲裾者深衣注云  
鈎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云是今朝服之曲裾蓋古制本  
直裾玄端服是也曲裾則深衣之制而漢明帝以爲朱  
衣朝服後垂者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  
下狹如刀圭也交輸者玉藻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  
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  
義云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  
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裳

幅下廣尺寸上濶嚮上交裂一幅而為之按此則一幅斜剪若燕尾喪服注所云燕尾二尺五寸即交輪裁者也

冠禪纒

士冠禮注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按以禪纒束髮訖然後加冠笄充復以首飾若步搖之冠也服虔以禪纒即是冠非也

逢館陶長公主

陳景雲曰功臣表館陶公主子堂邑侯陳李須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服未除云云即卒于元狩之末及江充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亥

貴幸主歿已十餘年矣館陶字誤無疑

陽石諸邑公主

方輿紀要萊州府掖縣南有陽石廢縣古諸城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

祟在巫蠱

巫為祝祖蠱則使鬼物也唐律疏議造畜蠱毒若貓鬼之類獨孤陋傳其貓鬼每殺人者取死家財物潛移于畜貓鬼家隋書地理志揚州云其畜蠱法以五月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蠶合置器中食相啖食一種存者留之蛇曰蛇蠱蠱曰蠶蠱行以殺人因食入

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赤雅有蛇蠱蜥蜴蠱蠅蠱視食中增百倍歸或數日或經年心復發痛而死家中之物皆潛移去魂至其家為之力役猶虎之傷也其後夜出有光燭如曳蠶是名飛蠱光積生影狀如生人是名桃生影積生形能與人交是名金蠱于是任意所之流毒

得桐木人

唐律疏議厭事多方罕能詳或圖畫形像或刻作人身刺心釘眼繫手縛足嶺表錄異楓人嶺南多楓樹老則有瘤癭忽一夜遇暴雷驟雨其樹蒼則暗長三數尺南中謂之楓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則易致靈驗按武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亥

帝中歲喜用越巫蠱之禍所由起也

僕遯

宇當為樸遯毛傳樸檄小木也尉繚子吳起與秦人戰僕噉之蓋足以蔽霜露亦謂以小村作蓋杜牧集上吏部高尙書狀人惟樸檄又賀平党項表臣僻在小郡樸檄散材皆用此

武錐

疑鋒之訛後書竇融傳竺曾為武錐將軍

窺左足

方言半步為跬說文作跬同凡舉足先右左足未窺是為半

步晉語下貳代履荀子勸學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同

同

保惡都奴之界

車師前王庭也後漢為伊吾盧聲之變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見孫子謀攻篇

辯慧

深刻也尹文子上篇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

外之能故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辯所為極于堅偽

偏抗之行求名而已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卒

祝盜方

抱朴子微旨篇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

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

破土月建土合和為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

宛頸折翼

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

宿兮不與眾同宛讀同宛

結構

廣雅結構不解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終

浙江書局刊

瑞 清校

王家賢校

鄒在寅校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全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吳 沈欽韓撰

萬石衛直周張傳

萬石非史例也史遷之謬班當改正嚴延年馮勤秦彭家世並有萬石之流

受書謁

與陳平傳相關令恭敬者受書謁則門無留賓

上大夫祿

尹文子大道篇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食上大夫祿漢無上大夫通以中大夫二千石者當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一

入子舍

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子侍親所退坐之處大子坐東廂視膳卽子舍也上文云謁親則在親所非私室矣師古以俗說諸房解之陋甚

中帶廁綸

士喪禮記注中帶若今之禪衫禪嘉靖本作禪惠棟曰禪謂之袒袒猶禪也後有禪複唐人要儀禮要義宋義曰中帶若漢時禪衫陸氏禪作禪魏了翁撰

中帶中帶一耳孟康謂綸為受囊函是也說文綸築墻短版若云綸為小衫故言廁蓋囊函以短版為之晉灼

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綸按釋名反閉繡之小者

也卻向著之領含于項反于背後閉其襟也此今小兒著之以禦

垢又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侯頭猶言解瀆臂

直通之言也則反閉侯頭本是二物又不作綸聲同而

義迥別晉灼說非虞翻撰綸小衫則侯頭乃侯綸之訛綸當為綸耳

贖罪

唐律疏議云晉律應入議以上皆留官奴贖勿髡鉗答

也按唐律贖以銅漢蓋贖以粟也

以戲車為郎

鹽鐵論除狹篇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西京賦建戲車樹修旃通典六舞輪伎蓋今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二

戲車輪者御覽五百六

梁元帝纂要百戲起於秦漢戲

車見季九平樂觀賦

劍人之所施易

施讀如字言劍服用所施故常易也

陰重不泄

周書官人解民生有陰有陽不可不察管子宙合篇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此陰重之謂也

溺袴

方言小袴謂之殺疋郭云今褱袴也廣雅絳綰謂之褱

集韻褱說文袴上也一日袴褱也龍龜手鑑校疋行膝

小袴也通按之弱袴即小袴聲近亦義近也師古解為藉尿陋矣

治刑名

趙策一蘇子謂秦王曰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孔叢

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尹文子名以儉形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刑民當為形名也史形應之則乖故形名不可不正

遷云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藝文志申商之徒為法家尹文公孫龍等為名家二家相去絕遠

漢亦以法家為刑名鼂錯學刑名于張恢生者是也張

歐所治則公孫龍之刑名管韓說苑等書凡形名皆為

刑字荀子疆國篇愛利則形韓詩外傳六並作刑詳觀

傳文自有區摯師古謬說

面而封之

史記作面對而封之按面囚封上其奏使知當死小司

寇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若今時讀鞫已乃論之唐書

百官志大理寺丞徒以上囚則呼與家屬告罪問其服

否晉灼說是面封者恐囚有寃也冊府元龜五百十六

御史監決囚徒稱寃者即收禁開奏便令

史覆勸

文三王傳

西至高陽

高陽非縣蘇林謬也見酈食其傳

梁東苑

西京雜記梁孝王苑中有白靈山落猴岩栖龍岫雁池

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

元和志兔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十里

平臺

任昉述異記梁孝王平臺至今存有兼葭洲鳧藻洲梳

沈潭元和志平臺在宋州虞城縣西四十里商邱縣志

縣東北十七里有平臺集接虞城界

出稱警入言趕

警若後世之鳴鞭喝探也唐輿衛志駕發前七刻擊一

鼓為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

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為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鈸

戟以次入陳殿庭乘輿出黃門侍郎前奏請發鑾駕動

警蹕鼓傳音宋儀衛志鳴鞭十二人唐及五代有之周

官條狼氏執鞭趨辟之遺法也續志謂之內侍二人執

之鞭稍用紅絲而漬以蠟行幸則前驅而鳴之視朝晏

會則用於殿庭

乘輿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三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四

續輿服志乘輿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天子乘者駕六五羊說天子駕六故石廣按此蓋禮之佐車秦漢為副車為上制舉策言六馬其馬為駟馬宋史儀衛志之說馬散馬也

議格

史記如道曰枝闕不得下文子上德篇枝格之屬有時而弛說文作轄云枝格聲

軒丘豹

廣韻漢復姓四十四氏楚文王庶子食采于軒丘其後為氏

九嶺梁山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五

一統志梁山在泰安府東平州西南五十里接登州府壽張縣界

徙代王子清河

一統志清陽故城在廣平府清河縣東漢為清河郡治代王義徙為清河王都于此

為廣宗王

一統志廣宗故城在廣平府威縣東

為濟州王

應邵曰鄆濟陽縣也方輿記要濟陽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五十里

為大河郡地理志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

謂尊

詩正義五經異義云毛詩說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六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按司尊彝六尊皆有尊則形模各如尊而其刻鏤皆為雷文也博古圖有鬯首鬯象壺皆雷文此漢寶古器之始

措指

淮南釋稱訓殺效之捷來措措措措也按周禮器人措無斃措措字或首耳斃于斃作措者義亦通說林又云猿狖之捷來乍即措之省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六

睢陽人犴反

注云犴姓按廣韻當作犴蓋犴者有犴犴子弓史記作犴犴反則犴非姓也下文睢陽太守睢陽非郡史記作淮陽此傳寫之誤

收兵欲藏私府

王國百有私府長

中書

廣雅書昔暮夜也玉篇引詩亦作書中夜之言也釋文韓詩傳云中書謂中夜淫辟之言也按鄭箋以書為攝成義可通師古解為堂構豈其淫失之事在此處乎不

辭甚矣

王背策戒

按蔡邕獨斷天子之書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

四曰戒策策書以命諸侯王三公戒策以戒敕刺史太

守此戒策即梁王有譴嘗被敕戒者也豈謂初封時

策命哉師古輒喜杜撰可笑

賈誼傳

召置門下

所謂門下議生

亦夫子之故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七

何焯曰但以自譬則皆追傷屈子之辭耳當從李奇注

顏說贊矣史記故作辜文義尤明按如師古解則賈誼

不勝怨望矣豈立言之體乎彼于空疎處喜弄聰明其

實不如臧拙

變化而燼

服云音如蟬謂變蛻也按方言蠨蟬未續也楚曰蠨又

云蟬出也蟬蛻即有出義其將蛻即未續之義展轉相

生服音義並是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鷓冠子世兵篇語也旱作悍

塊北無垠

楚詞塊兮北兮王逸云塊霧味也說文塵埃也玉篇北

山曲音軌

夸者死權以上語見鷓冠子

儻若囚拘

玉篇儻求敏口窘二切引此文謂肩偃儻也與蘇林音

異義同荀子儒效篇儻然若終身之虞楊倛云儻字音

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則與此儻字同文選作窘廣

韻窘痺也史記作擗義與擗同集韻閉門機也

受釐坐宣室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八

列女辨通傳禱祠供具備禮御釐受福少牢饋食禮來

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釐賜也詩既醉疏引釋詁云釐

子賜也蓋受神之報饋食禮祝以鬻黍授主人是也應

邵謂祭餘肉按倍四年左傳太子申生歸胙于公晉世

家作歸釐于君則釐即胙也續志注丁字漢儀桓帝祠

恭懷皇后報辭賜皇帝福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

帝是漢以受胙肉為受釐之證也其郡國祠祭亦致釐

京師風俗通泰山廟太守自待祠燔柴上福脯三十胸

縣次傳送京師御覽八百六十三桓譚新論曰九江太

主守自益

搶攘

莊子在宥篇鬻卷槍囊而亂天下音義云槍囊猶槍攘

陸讀囊如字音灼音倫非也當如蘇音

屠牛坦

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淮南齊

俗作屠牛吐

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

從祖果堂徵君云也當作他連下所字絕句謂諸侯地

被削多入于漢者則國小而其子孫有不得侯故為之

徙其侯并封其子孫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之也注誤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九

利幾

利幾反在高紀五年

胡委裘

呂覽察賢篇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小事也韓詩外傳

九君子之車也綬如安裘繁露立元神篇形如委衣安精養神按言天子

淵默之福不必泥上遭腹解

方病大瘧

爾雅釋訓肝瘍為微腫足為腫說文亦作廔此瘧字誤

一指之大幾如股

秦策范雎謂秦王未嘗聞指大于臂臂大于股韓非楊

權篇腓大于股難以趣走

惠王親兄子也

何焯曰當作哀王

斥候望烽燧

高誘兵略注斥度候視也墨子號令士候無過十里居

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

維守云望見寇舉一烽火燒四烽火城舉五御覽三百五晉令曰誤舉烽燧罰金一

斤八兩故不舉者弃市

長此安窮

言以此為久長何所究竟也讀作長養非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十

偏諸緣

廣雅編緒總綱條也說文繁扁緒也如瀆謂繁是也偏

諸即編緒之假借中車條緩五就鄭注條讀為繁其樊及纓以繁絲飾之而五成段玉裁周禮漢雅考云說文繁偏諸也則古文說文亦作偏諸

立而諄語

釋詁諄告也廣雅諄諫也此言母不得擅取須相告非

反唇也

與公併偃

呂覽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

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間曰子之父母不



有恙乎是以公為祖釋名夫之兄曰公俗或謂舅曰章  
又曰公淮南泥論宋人嫁子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  
此以舅為公也

慈子者利

新書時變云其慈子者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  
理也其不同禽獸勸焉耳備是此正謂其如禽獸惟知

將雞甘薦也師古謂惟此小異于禽獸謬甚

乘傳而行郡國

按當緣繆錯入粟之請得賜高爵其納粟于邊又許乘  
傳過郡國也如清解入粟拜官為使者固非師古言詐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十一

作詔令徵發亦無理

在于刀筆筐筭

文子徵明篇察于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荀子王

制篇亡國富筐

筭子頤維

見牧民篇師古解徒費筆墨不知筭子為管仲豈能讀

漢書

記過之史

新書作司直之史通典唐龍朔三年東宮官屬置司直

本此

徹膳之宰

遇典乾封元年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典膳承邢文偉請

減膳上啟曰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

死謹守禮經遠申減膳

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新書保傅作不習為吏而視已事大戴作如視已事詩外傳作視之成事

前車覆後車戒

說苑善說篇魏公次不仁曰周禮曰前車覆後車戒大

戴保傅作鄙語新書連語引作周諺文選注晏子引作前車已覆後未

知更何覆時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十二

胡粵之人

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

之然也

則言者莫敢妄言

韓非子南面篇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黃其實

則人臣莫敢妄言矣

冠雖敝不以苴履

韓非外儲左費仲說紂曰冠雖穿敝必帶于頭履雖五

采必踐之于地文子上德篇冠則戴杖之袂則足履之

玉篇袂  
脚衣

輸之司寇

新書階級作司空按漢無司寇百官表部司空令如漢

引此文正作司空師古妄人由彼改爲司寇耳以其注知彼所

莫訥亡節

荀子非十二子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謨詢是學者之

挺之

廣雅挺取也淮南俶真訓擗挺捭捭世之風俗高誘曰

挺捭猶上下以求利便也方言秦晉之閒凡取物而逆

謂之篡楚部或謂之挺

菴纓

荀子正論墨黥僇嬰楊掠曰當爲澡纓鄭云凶冠之飾

纓也

請室

新書或作清室蘇林音潔清蓋請室令先驅清道字本

當爲清列子說行白公死于浴室惟南道應訓同清室蓋古之

又新書耳痺篇大夫種繫領謝室又請之誤

守園扞敵之臣

園同禦月令正義園止也管子書禦皆作園

金城

管子七法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說苑說叢

大吠不驚命曰金城

長太息者此也

新書等齊篇以諸侯母妻稱號羣官皆同天子爲六太

息之一又銅布篇爲太息之一

梁起于新鄴以北

一統志新鄴故城在潁州府太和縣北七十里章帝時

爲宋公國俗訛曰宋王城

按班氏以誼術爲疏宋書歷志云按鄒衍五德周爲火

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周氏行運且周之爲年八百

秦氏卽有周之建國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

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假

使卽劉向之說周爲木行秦氏代周改其行運若云相

勝則克木者木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乃稱水德理

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證爲不直矣張蒼司秦柱下備觀

圖書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雖不畢在據

漢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漢是代秦

詳論二說各有具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

五德賈誼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為一代論秦漢雖殊而

周為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於事為長難者云漢高斷

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然則漢非火德而

何又不然矣漢若為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

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

以土為赤帝子秦以水為白帝子也難者又曰向云五

德相勝今復云土為赤帝子何也答云五行自有相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五

之義相生之義不得以相勝廢相生相勝者以土勝水

耳相生者土自火子義豈相

袁盎暹錯傳

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

温嶠子王敦前陽醉擊錢鳳正用此法

聘六飛

宋書禮志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飛謂飛黃也

亡何

言無如吳王何但說王勿反可耳穀梁傳亡乎人矣

隊帥

通典司馬穉苴曰十五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

辟吾親 辟讀若夜辟諸大墓音避非

屐步行七十里

史記作杖步行七八里此謂盡解節旄以其仗擋而疏

步也吳壁梁郊木裁七八里易得脫若七十里之遠吳

豈不能以一騎追捕乎屐又疑屐之訛方言麻屐謂之

不借粗者謂之屐

以知術數也

韓非定法篇申不害言術術者因能而授官循名而責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六

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此人主之所執也又申君子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

得地形

管子地圖篇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輾輾之險濫車

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昔草林木蒲葦

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宦廢邑困隨之地

必盡知之孫子地形有通挂支隘險逆救錯此篇所言大抵本管子也

卒服習

孫子九地篇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吳子

論將曰將之所處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按服者服

兵將故敵易將兵家所忌習者習其技吳子治兵云  
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以至千人萬  
是也又有水土南北之宜明史兵志補伍之例北人往  
南極邊南人往北極邊大學士楊士奇言南北異宜更  
易其地濱于矣折良可痛心請從南北所宜發戍以便  
兵政兵部侍郎鄭瑛以秦祖制變不行憲章類編成化  
二年巡撫山西  
都御史李侃奏臣當請陸贄守邊事有曰直北窮邊  
寒風烈膚鬻沙參目自非生于其域者罕能望其居而  
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嵐瘴氣亦惟生于其域者方能  
服習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西北之人補南方  
軍伍谷不相宜多致疾病追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  
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  
南方各衛庶各得其所而習于戰鬪矣按明初立為補  
制意欲兼習其長不知兩無所補又非宋藝祖習勞之  
意也誠為弊法漢以內郡久戍邊地又非宋藝祖習勞之  
苦亦同故藝祖于募民徙塞下極言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七

器用利

吳子論將篇車堅管轄舟利櫓士習戰陳馬閑馳逐  
是謂力機宋史兵志熙寧七年制軍器監總內外軍  
器之政帝于一弓一矢一甲一牌之用無不  
盡心考曰瀾閱促張弓罷長箭舊法矢曰波指箭牌以  
縲竹穿皮為之以易桐木解改素鐵甲為鐵甲其法  
精密乃劉昌神刊仲閩守慈等所定制度軍器所舊全  
軍匠以三千七百為額東西作坊工匠以五千為額  
六韜軍用篇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予楯二千  
修治攻具砥礪兵器為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  
也

步兵之地

六韜戰步篇太公曰步與車騎戰者必依邱陵險阻長

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  
而至吾惟堅陳疾戰村士強弩以備我後按彼徒我車  
子突所以慮戎毀車即卒魏舒困之克敵

車騎二不當

六韜均兵篇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  
軍之眾成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地易一車當步卒八十  
人一騎當步卒八人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  
騎當步卒四人又奇兵篇深谷險阻者以止車禦騎也  
按以下所陳並  
本管子參思篇

車騎之地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七

六韜均兵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相去四十步隊開六  
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里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  
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開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  
相去一里各返故道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  
十步左右四步隊開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  
右二步隊開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  
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又戰車篇步  
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  
異用也車之戰死地有十勝地有八騎有十勝九敗按  
六  
韜所言或是在收軍結營之制不可以交鋒陣也通效  
西麓周氏曰險形宜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概區截已

是虛談車步騎相當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  
驟騎之所馳何止當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  
減不待知兵者知其謬也然均兵所言所當亦止言其大  
略其得勢也當步卒八十人豈當言幾人哉此識之太  
過

弓弩之地

六韜奇兵篇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唐書盛彥師

出熊耳山南乘險而東彥師鎮取熊耳山南傍道而  
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以楯者伏于谷谷曰待賊牛  
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曰  
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  
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要若賊入谷口我自  
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  
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渡洛州以為餘不足慮遂  
擁眾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出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  
相救遂斬李密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九

短兵百不當

管子參患篇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

長戟之地

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矛鋌之地

六韜軍用篇曠野草中胸鋌疑卽矛于二百具張鋌

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寇窮遮走北又林戰之法  
與為伍林間木疏以騎為輔戰車居前見則戰不見  
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障以備前後更戰更息各按

劍楯之地

其部

吳子應變篇此謂各戰雖取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  
輕足利兵以為前行按厨人濮所云齊致死莫如去備  
士不選練

宋史兵制太祖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供諸道其後代

以木梃為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為之等長杖委長吏  
都監度人材取之真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  
至五尺五寸為五等威繼光練兵實紀一曰練伍首騎  
次步次車兵次輜兵先選伍次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曰  
明膽氣三曰練耳使明號令四曰練手足使習技藝五  
曰練營陣詳布陳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十

險易異備

鄭司農注大司馬職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

車居前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管子霸形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明兵志延綏固

原多土達驍勇精悍成化初韓雍征大藤峽猺獞出入

山林用牌及取勝雍調土達以騎射摧之

輕車突騎

曹操孫子作戰注曰馳車輕車也通考神宗時以北虜

兩河民車為備沈括曰車戰之利見於世但古人取  
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

001

三十里少蒙雨雪徒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寇兵聞不能用耳 六韜軍用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戰兵法謂之霆擊後書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

長短相雜

司馬法定爵曰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遊弩往來

宋志神臂弓馬黃弩乃中國長技熙寧三年詔以涇原路蔡挺衛教陣隊顏諸路其法五伍為隊五隊為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為節馬步皆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主

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送出皆聞金即退預籍人馬之強者隱于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為奇衛公兵法七軍每軍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什伍俱前

通典魏武步戰令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宋兵志熙寧七年新定結隊法李靖以五十人為一隊每三人自相得者為一小隊合三小隊為一中隊合五中隊為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兼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附今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八人為之中隊合三

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為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為旗頭令自擇如已藝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兼自選勇悍者一人為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為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如逗撓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委擁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明志倭寇東南威繼光調士兵製鴛鴦陣長短兵夾隊而進隊十二人一人居前為長次二人夾盾次二人夾狼笮次四人夾長矛次二人夾短兵次一火兵居後專事樵蘇偏則伍之兩則什之始為五行分為兩儀變為三才出以方陣變而真曲終結以直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主

銳中正旁奇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既夕禮注蒲葢牝蒲莖也此葢之正訓也以葢為善莖文生義耳此作騶又不可以左傳文為據蘇林音騶是也列子仲尼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

革箭木薦

革箭蓋馬鬐管子小匡犀鬐是也木薦蓋防脾韓策所云啜芮文苑英華九十三張說王方翼碑云云以無甲乃

發思造六片木排榜關紐解合盡為虎文木排榜即木薦也

各用其長技

陰符經絕利一原用師十位

財擇

管子心術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注財同裁荀子富

國篇材萬物注材與裁同又作才趙策惟王才之

贊堦

六韜練士贊堦人虞欲掩迹揚名者歎為一卒名曰勵

銳之士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

一此謂北邊東起幽燕西至隴右河西也以漢郡言之上

谷代郡漁陽右北平之塞當匈奴左地左賢王所部極于遼

西明之邊鎮則大窳及遼薊一鎮今之土默特科爾沁

等部落雲中雁門定襄五原之塞為匈奴中地直單明于庭

之宜府大同山西邊今歸化城吳喇忒部落上郡隴西

北地之塞當匈奴右地左賢王所部極于酒泉敦煌延聯西

域明之榆林寧夏固原甘肅今之鄂爾多斯青海而嘉

峪關及酒泉塞哈密國為車師地延袤萬餘里備多而

力分其邊患漢與明略相似是錯時河西四郡尚未開

斥故言邊塞出於隴西

藺石渠答

墨子雜守藺石厲矢諸材器用皆謹又渠答大數里二

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尉繚

子兵議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

軍淮南記論渠答以字高諺曰渠壘也按吳語建肥胡

思吳都賦戶有渠答是渠壘之謂乎又按墨子云施

孫物蘇林以為鐵葉紫非也答是粗布東觀記公

復為一城

通典守拒法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

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

為中周虎落

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

以上千二百枚其護城鉞籬亦謂之虎落舊五代史慕

容彥超設虎落以護城是也管子度地篇樹以荆棘上

相穡著所以為固也齊民要術作固籬法以藤葉榆刺

去橫枝隨宜夾縛務使舒緩急則不復得長至明年更

刺其末又復繩之高七尺便數年長城共相感迫交

不能新賊人相顧錯愕者也蘇林以沙表跡之解雖

不合然李衛公兵法有之明察之士兼使細導管感山

原或刻為獸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冠微禽而由伏

于澗薄然後傾耳遠聽目深視按此候望之法也

三

又次

買爵至卿

商子境內篇五大夫以上有客卿正卿

以其半子之

三略軍識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孫子作戰

攻敵之利者貨也

營邑立城

尉繚子兵談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

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

一堂二內二內東房西室也

偃五百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五

商子境內篇五百主短兵五十八

木皮三寸

尸子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極左右有不釋

之冰

邑之賢材有

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

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鼂錯

按其令式至唐猶然文苑英華四百七十八張九齡策云嗣

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徵仕即行秘書省校書郎

張九齡云云

充賦

此謂充貢于庭也通典選舉長壽三年制始令

歲元會列于方物前以備充庭唐會要建中元年

集使及貢士見自兵興典禮廢月辛百

能明其世者謂之天

呂覽聽言篇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

世謂之天子按周書武曠解世世能極曰帝疑其處脫文

書凡三十篇

藝文志法家溫錯三十一篇

故相誘以亂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五

韓非孤憤篇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

而不避姦者也與此語意同

錯趨避東箱

公食大夫禮注箱東夾之前侯事之處

丞相青翟

百官表丞相嘉宛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此與荀悅漢

紀皆訛為青翟文苑英華蕭綸陶隱居碑云陶舍子青繼位至丞相則知其誤已在六朝傳本矣

張馮汲鄭傳

不下司馬門



如清注宮衛令不下司馬門罰金四兩唐衛禁律無之中渭橋

長安志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程大昌雍錄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縣西十里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于何世

此人犯蹕當罰金

唐衛禁律車駕行衝隊者徒一年衝三衛仗者徒二年

如漶云罰金四兩是唐律加重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毛

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弃市

唐盜賊律諸盜大祀神御物流二千五百里是唐律減輕也

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平

果堂徵君曰咸當作啟連上句絕功臣侯表有山都貞侯王恬啟

結轂

御覽

八十帝王世紀曰武王至于商郊牧野王轍系解

五人侍于前莫肩為王係轍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為

係轍也王乃釋旄而係之韓非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崇至鳳黃虛戰繫解因自結

呂覽不苟郭茂倩樂府有結轂子論作武王郭茂倩樂府有結轂子父老何自為郎

方言凡尊老謂之倬或謂之父老此直呼馮唐為父老

下帝仍云父老知之乎師古云年已老非也御覽三百

武故事曰上嘗輩至耶署見一老鬚鬢皓白衣服不同

上曰公何時為耶何其老矣到曰臣姓顏名顯江都人也文帝時為郎上問曰何不退也顯曰文帝好文臣好

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

上感其言拜為會稽都尉按論衡逢遇篇作周人與此事同疑古有其語或為馮唐又為顏顯也

官帥將 吳語百人以為徹行行頭皆官帥韓非南面篇郭偃之

始晉文公有官卒曹據孫子注十車馮奉世傳亦云趙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弔

馮氏為官帥將

拊髀

莊子在育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首義本又作髀

將軍制之

六韜立將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

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及曰從此下至淵者將

軍制之淮南兵略同御覽七百六十三引淮南子曰闔以外將軍

裁之與此傳同

尺籍伍符

丁壯名籍鄉大夫職七尺六尺並以長短數其年齒故

307

云尺籍也或以尺簡記其名數如宋時管營所執杖子

也記事殊長篇都虞侯以上悉以所掌卒伍之數細書于所執之杖謂之杖記如笏記馬容齋隨筆于皇城司有一老兵執黑杖子以杖相示伍符者尉繚子束伍

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

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于將吏之所若宋時軍中傳

信牌也宋史兵志傳信牌中為地槽藏筆墨紙令主將掌之每臨陣傳命書紙納牌中持報兵官復書事宜內牌中而還主將密以字為號驗毋得漏泄軍中事

魏尚槐里人也

藝文類聚陳留舊著傳曰圜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守有

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

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按疑是此魏尚詛文帝為高帝或本圜人以吏二千石

遷三輔也

病且滿三月

病滿三月則當免故優假之復賜告也唐會要八十職

事官假滿百日即合停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

校司空兼太子少傅嚴綬疾病假滿百日合停救嚴綬

年位俱高須加優異宜依舊秩未要舉停此則出自特

恩其常員則滿百日例罷皇甫湜集韓文公神道碑云

病滿三月免

武帳

帳置五兵蓋以蘭綺圍四垂天子御殿之制如此有災

變避正殿寢兵則不坐武帳也

積薪

文子上德篇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

處上淮南繆稱訓同文子

關出財物如邊關乎

唐律疏議關中令錦綾羅縠綉綿絹絲布羗牛尾真珠

金銀鐵並不得度西邊北邊及至緣邊諸州與易過所

關司捉獲者其物沒官若其化外蕃人私相交易及將

物與蕃人計贖一尺徒二年半三尺加一等十五疋加

役流

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新書等齊篇諸侯之相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

而逐鄭君

元和姓纂鄭幽公為韓所滅幽公六世孫榮生當時

亡門下者

御覽八百四鬻子曰禹嘗據一饋而七起今鬻子作日七十起誤

中不暇飽食曰吾不畏士雷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庭四

海民不至也

不過具器食

史記作算徐廣曰算竹器也按管子版法解成事以算者用稱量也注云算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成事以質此解曰用稱量也改字書無質字說文質竹器也則作算質者皆質之壞脫此具字益非風俗通愆禮篇大尉黃瓊葬豫章徐孺子負筒并步齋一盤醴哭錢大昕正筒并是算之訛然此本字亦與管子同作質皆質之誤又士冠禮縉布冠各一匱注匱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則史記算字乃匱之省文鄭望文為解故曰冠箱其實亦可通用貯食物

交情遇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三五

說苑叢談此下復有一浮一沒交情乃出

賈鄒枚路傳

博士弟子

言博士弟子此最始亦疑弟子為衍文

為穎陰侯騎

韓非說林公孫弘斷法而為越王騎續志之騎吏也

不移而具

新序刺客魯孟獻子聘于晉 宣子賜之三徒鍾石之

懸不移而具

阿房之殿

始皇作未畢而死故賈子過秦論秦本紀並言二世復作之

下徹三泉

淮南傲真訓下撥三泉上尋九天

蓬顯蔽冢

博物志徐州人謂塵土為蓬塊蓬塊謂法曰莊子塵垢在木作塚蓬塊音塵曰蓬塊

蓬齋人謂風

祝餉祝饗

書傳晉說子春曰天子重鄉養卜筮巫醫御于前祝饗祝饗以食乘車輪輪骨于就膳徹送至王家王逸九思仰長戴容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三五

氣餉結注餉結也

洪興祖云與餉同

千八百國

呂覽用民篇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餘國

受類 禹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 王制正義公羊說殷三千歲候調于八百諸侯

三臨其喪

喪大記君子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正義君子大夫疾是常小斂是恩賜被隱元年公子益思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曰者照氏云彼謂祭也則則小斂焉為之賜則未斂而往按祭字誤齊召南魏書禮志太和十八年安定王云當作彼謂丈夫也

休薨高祖自覺至殯車駕三臨改服錫衰素弁加經十

四八

九年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

爲之廢樂

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傳

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士而往可也

術追厥功

困學紀聞祭義術者之術與述同

憐其衣赭書其背

書其罪于衣赭今時猶然周官司圜加明刑疏云以版

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于背表示于人是明刑也後書

河南尹李燮塗遇甄邵管捶亂下大醫帛于其背曰詔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三

二三三

貴賈友食官埋母

大臣不得與宴遊

新書官人篇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伎藝之

人不並奏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待君樂燕樂則左

右侍御者侍

還舟青陽

水經注引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疑是此注今本脫去

也輿地廣記潭州長沙縣故青陽地秦始皇三十六年

荆王獻青陽以西是也

壤子

方言臙盛也秦晉或曰臙梁益之間凡人言盛及其所

愛偉其肥臙謂之臙注肥臙多肉也李善引方言注作

諱其肥盛盧紹弓校方言云偉當

按此壤子解爲盛子又以壤作臙並不可通穀梁隱

三年吐者外壤食者內壤疏引麀信云齊魯之間謂鑿

地出土鼠作穴出吐皆曰壤是壤子王梁代者分土與

諸子也

不幾

幾讀如冀列子黃帝篇履虛乘風其可幾乎韓非姦劫

篇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矣

太子畏之

文選注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

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師古

以爲太子畏而不信無理

爲燕尾生

燕策蘇秦嘗以曾參尾生激說燕易王不云爲燕尾生

也韓策公仲數不信于諸侯諸侯錮之蘇代曰此方其

爲尾生之時也與此語類鄒陽亦約略言之耳晉灼注

云令閔王厚葬以獎齊此蘇代爲燕昭王非蘇秦也傾

齊之事亦不止一端

白圭爲魏取中山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三

二三三

其事設白圭不當魏文侯世詳古今人表

司馬喜骸脚

攷呂覽中山策所載喜非被刑者也

申徒狄

莊子盜跖篇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韓詩傳

一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申徒狄

曰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

智也不用故也遂抱而沈于河按音義多云殷末人據

韓詩則非也韋昭云六國時人細覽引墨子申徒狄謂周公云云疑殷時別有

人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羹

徐衍

索隱云見莊子文選注二論語摘襄聖承進讖曰徐衍

守身身亡九論語讖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

身握石失軀

宋任子冉

史記作子罕為是索隱疑其不異與墨翟同時不知春

秋後復有一子罕也詳古今人表

馭口鑲金

周語馭志成城馭口鑲金注馭口所語雖金箱可消鬼谷子權篇馭

口鑲金言有曲故也師古于此弄巧非本意御覽八百一十一風俗

遇稱俗說云云與師古同

齊用越人子臧

宋策齊攻宋使臧子索救于荆韓非說林作臧孫子南

蓋此人後仕于齊又鹽鐵論相刺篇越人夷吾戎人由

余待譯而後通並顯齊秦則子臧又名夷吾

叔孫敖三去相

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于叔孫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

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呂覽知分誰南紀論同師古所引繒丘封

人語別見荀子無三去相事韓詩外詳古今人表

於陵子仲辭三公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羹

事見列女傳

軻湛七族

王充論衡語增篇傳語曰呵呵若荆軻之聞言荆軻為

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悉恨不已復夷軻

之一里明永樂之瓜蔓抄亦不滅于此非徒傳語俗說也一里皆滅故云呵呵

按師古但據刺客列傳無七族事誤去荆字云不知何

人其榮惑後世有類私定蘭臺漆書經字者矣新序史

記文選皆有荆字

要離燔妻子

見呂氏春秋忠廉篇

中庶子蒙之言

史記蒙嘉事並見燕策新序師古所傳之本脫嘉字耳略不參究而妄云蒙者庶子名

里名勝母

淮南說山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尸子又云孔子至平勝母暮矣而不宿

邑號朝歌

呂覽貴因篇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迴車之語虛矣

諛諛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毛

荀子勸學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諛以不善和人者謂之

諛

白徒

管子乘馬篇四乘其甲二十有八白徒三十人呂覽決

勝篇廝與白徒皆來會戰

失全者全亡

齊世家馮子旻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勝忌子謹受令

請母離前

一縷之任以下語

孔叢子貢告東郭亥同計古今人表蓋古者簪銘之外復有

連語常貧誦習亦盤孟書之類也後人不學乃以近見者為所出

畏其景此以下語

見莊子漁父荀子解蔽篇謂蜀梁愚而善畏明月而宵立影也背而走比而至其家失氣而死

滄

列子湯問注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

竭孔晁云滄寒也

絕薪止火

呂覽盡數篇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美

單極之統斷幹

按孟康說是也莊子則楊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又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三輔名梁為目極

余目驗河陝閉于高阜穿井深蓋數十丈橫木為梁兩

頭鹿盧繩之繞梁鏗者數寸一人轉汲聲聞百步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御覽七百六尸子語與此同索

字作繩

石稱丈量

文子上德篇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又上

仁篇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淮南泰族說苑叢談並同

十圍之木

莊子八開世音義雀云環八尺爲一圍

北備榆中之關

元和志榆林關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秦

卻匈奴之處隋開皇三年于此置城置榆林關西南至

上都一千八百五十三里方輿紀要秦置榆中關在廢

勝州北即榆溪塞按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

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

三萬家張守節正義曰北河謂勝州也榆中即今勝州

榆林縣徐廣謂金城之榆中非也秦長城起自臨洮今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堯

洮州廳是未得至西羌所居榆中也又趙策武靈王胡

服率騎入胡出于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經之險

至榆中辟地千里又趙世家秦之上郡近扞關至于榆

中者千五百里皆謂榆林地也

不如海陵之倉

一統志海陵廢縣今泰州治倉在泰州東

不如長洲之苑

元和志長洲苑在蘇州長洲縣西南七十里

羽林黃頭

羽林騎自太初以後始有此篇蓋出武帝末年假託新

唐書王式傳忠武戍卒服短後褊以黃冒頭號黃頭軍  
召拜乘爲弘農都尉

錢大昕曰弘農置郡在武帝元鼎四年而景帝時已有

弘農都尉何也漢初弘農當屬河南郡蓋爲河南都尉

而治弘農元鼎中即因都尉治爲郡治耳愚謂函谷關

本在弘農此弘農都尉乃關都尉也

乘尤高

西京雜記梁孝王遊乎忘憂之館集遊士各使爲賦枚

乘爲柳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鄒陽爲酒

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四

鄒陽代作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五匹

相如善爲文而遲

西京雜記舉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

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閒飛書馳檄用枚臬廊廟

之下高文策用相如八十漢武故事曰上好詞賦每

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

百篇下筆而成初不審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復成上

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

曰于臣則可未知陛下如何耳上大笑而不責

山邑丞

844

據蘇林注則舊本常山石邑丞晉灼所見偶誤而師古專已輒目為流俗書本惟庸故妄者也

盛服先生

新書先醒篇懷王文帝子問于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

先生何也賈君曰此博說也為先醒也淮南道應惠子

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云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斷者不可復屬

說施政理篇衛靈公問于史黯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

自下剗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至

風俗通皇霸篇莊王僧號自下摩上

寶田灌韓傳

觀津人也

方輿紀要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三十三里九城

志武邑縣有觀津鎮

宗室諸寶

索隱引姚氏云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

室按下文云灌天得寶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則宗室

單指寶嬰明矣禮外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為君夫人

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服

問又有外宗鄭云君外親之婦正義熊安生云凡外宗

謂通謂大夫之妻一也雜記姑姊妹舅從母之女皆為

諸侯服新二也此文外宗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

婦其夫是君之外親服新其婦按異姓女子子婦通名

亦名外宗為君服期是也

外宗則外戚為宗室信矣又秦策司馬錯曰周天下之

宗室也此謂天下所尊則寶嬰最賢亦為諸寶之尊也

日知錄凡人之同宗者即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左

師曰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禮書胡夏傳夏與始昌雖

宗室性氣殊說不相附此則又宗室通稱之證也師古

但知劉氏宗室三家村學究耳

夷將軍

說文夷盛也燕召公名讀若郝言此者謂于目表之夷

為夷非也商子壘合貴酒肉之價農不能喜甜爽此當

為盛義也此注以爽為怒貌音赫按詩懿赫怒意赫怒

詩箋云以口拒人曰鬱爽與赫亦通用史記鄒夷七略

作鄒赫字正當為赫耳史記作赫索隱云夷即蓋之說

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

史記北鄉者南鄉是也土昏禮贊見婦于舅姑舅席于

阼姑席于房外南面是東鄉尊于南鄉漢書本文疑亦

作南師古妄解為北耳說苑君道郭隗曰今王將東面

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



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是東面尊于南面也  
肺附

史記正義引顧野王肺脯腹心也駁顏解為謬云又駁  
肺為附就其義重謬以此推之知漢書中假借不全之  
字乃荆軻蒙嘉去姓名皆師古所私竄改也

墨墨

荀子解蔽篇口可劫而使墨云注云言也按墨與默  
同管子亦作墨墨

遂死吳軍中

御覽三百八漢語曰穎川張欽孟孝吳楚反與亞夫常  
為前鋒陷陣潰圍旁人觀曰壯哉此君欽聞自矜遂死

軍按此傳云張孟但舉其宇文不全也

引繩排根

廣雅根引也廣韻根  
急引玉篇根輓也集解孟康云引繩以

持彈索隱云漢書作捍彈按今本脫捍字

將軍雖貴

按盼見為丞相而稱之將軍史家駁文

避席膝席

按燕禮坐行之注若今坐相勸禮云坐者今之跪也主  
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此避席之義

也主人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不言降拜則膝席之

義也

咕囁

玉篇咕嘗也穀梁傳曰未嘗有咕血之盟囁口無節亦  
私罵按此字當為詰譎廣雅詰言也說文作訛訛多詰  
也又譎多言也韓非姦劫篇譎諛多誦光古之書與此  
同

義也

同

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玉海一百五未央在漢城西隅而長樂乃東隅也李吉  
甫元和志言兩宮相去止隔一里此一里所即武庫

辟睨

宣十二年傳注障城上僻倪墨子備城作倮倪字皆假  
借宋史儀衛志大駕  
鹵簿有倮倪十二以為城上小垣管子正世篇民力  
罷則不能毋墮倪與此辟睨同義呂覽序意曰倪而西  
左倪右倪郭注以為  
倮此又以倪為下也

不折必披

秦策范雎謂秦王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  
其心韓非楊權篇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疎  
木枝數披黨與乃離

後不堅

史文惟言鄭當時對不堅故上怒其局趣本傳以此左

四十八

遷

皆魚肉之乎

按朝議令魏其得申亦不過兩解而止王后之意必欲以殺償罵豈賢婦人乎故母后不當預聞國事東朝廷之辨適見武帝之庸暗非孝也

不自喜

韓非外儲左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醒則睡之亦效睡之自喜者蓋效善之意師古解謬

詔書獨藏嬰家

玉海六十唐故事中書舍人掌詔語皆寫兩本一為底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望

小文

一為宣崇文總目有宣底八卷按沈括筆談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子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此蓋常行事目皆然不獨唐也況大行遺詔豈有無副而獨藏私家者此主者畏吩而助成其罪也

矯先帝詔書

唐詐偽律諸詐為制書及增減者絞未施行者減一等按漢論矯詔害不害或可以意輕重不若唐律但分已施行未施行也

陽病靡不食

靈樞熱病篇靡之為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可知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論衡訂鬼篇鬼毒中人微者即為腓

飛語

鶡冠子武靈王問麗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

諄服

晉灼云得杖呼灼按此假為聲東方朔傳作疊說文疊

大呼自勉釋訓慄慄悶也釋文云本又作暑是慄譽灼

音義同

梁成安人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巽

川上十

地里志潁川陳畱二郡並有成安縣此陳畱之成安其時屬梁國也潁川之成安今在汝州東南陳畱之成安方輿紀要云在開封府杞縣城東後漢廢風俗傳成安縣今名利亭

曾不省也

詩皇矣箋省善也

投壘高如城

符堅投鞭斷流生此

聚之廣武常谿

方輿紀要廣武城在代州西十五里今雁門山下州北三十

五有水東南流經州城外東關廂名東關水又南入滹沱或謂之常谿水一統志引郡國志云雁門有常谿水合注滹沱卽此今按司馬彪志無及劉昭注無此文乃寰宇記代州下所引郡國志蓋周隋間所撰也

功不百者不變常

商子更法杜摯曰利不百不變功不十不易器

聖人因子時

管子霸言聖人知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射且潰之癰也

秦策蘇代曰以天下擊齊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嬰

川志

北發月氏

管子地數篇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大戴記五帝德北山戎發息慎孔廣森補注發北發也

不能入魯縞

淮南說山矢于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

入武州塞

一統志武州故城在朔平府左雲縣南馬邑故城今朔

州治

逗撓當斬

齊策田忌戰而不勝曲撓而諫

至它

史記作致他亦人名不知傳本孰誤

引

續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按引前導也晉輿服志太尉司徒司空引從駕駟中道宋史儀衛志大駕鹵簿象六

最在前以試橋梁次六引第一開封令第二開封收第

三太常卿第四司徒第五御史大夫第六兵部尚書

主六引諸隊與服志政和六年詳定官祭故言大駕之

大角五牛旗與服志政和六年詳定官祭故言大駕之

出自漢光武時始有二引先河南尹次執金吾次洛陽

令先尊而後卑也按本志乃法儀非大駕也誤引後魏亦三引先平城

令次司隸校尉次丞相先爭而後尊也無考唐兼用六引

五代減爲三後周復增爲六本朝因之

深中

燕丹子田光其人深中有謀韓非十過篇知伯之爲人

麤中而少親按麤中者少親則深中爲篤行矣孔叢抗志篇子思亦以淺人爲惡深人爲善

屯右北平

方輿紀要漁陽廢縣今薊州治密雲縣志在縣西南三十里一統志

北平城在永平府玉田縣界水經注鮑邱水東經右北

平郡故城南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

平城史記正義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

漢右北平也按此皆指後漢遷治土垠之右北平也紀要

土垠廢縣在薊州豐潤縣西北六十里前漢治平剛之右北平當益在東

北故大寧衛界今喀喇沁旗地湮沒不可考矣

景十三王傳

不遠千里

西京雜記河間王德業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

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孟子

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異

孟子爾雅皆置博士玉海據之為信楊倞荀子序孟子

漢氏亦嘗立博士按此傳則獻王始得之複壁中岐談

記也唐會要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請以孟子為學科視明經例

三十餘事

集解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

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

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翹然難之

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

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文約指明

指當為指說文廣雅並云指意也書中多誤為指

苑囿狗馬 西京雜記魯恭王好鬪雞鴨及鷺雁養孔雀鷓鴣俸穀

一年費二千石

以廣其宮

王延壽有靈光殿賦

非好氣力

西京雜記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茶恬

據蘇林音今作余廣韻余姓也見姓苑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季

雷波

即雷塘寰宇記雷塘在揚州江都縣東北十里

八子

承秦女官史記秦昭王母芊八子孝文王母唐八子

荃葛

按荃不富為絳寰宇記廣潮等州土產蕉布竹布皆緝

其皮為之廣東新語芙蓉布以木芙蓉皮積絲為之能

除熱汗赤雅南方草木可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有勾

芒布紅蕉布弱錫衣苧麻所謂淮南子弱錫細布一端

數金績其花者有桐花布瓊枝布安羅布其精者曰娑

羅龍段吉員布桃花布南中千葉桃花似牡丹穗長尺

許織穗成布勝火浣多矣此荃字當如字讀廣東新語云蕉竹之屬皆荃也許

後書王符傳

建弟盱胎侯子宮

按上云絕百二十一年不當僅為建弟子疑子字誤

膠西于王端

禮記文王世子注云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

一近婦人病數月

素問痿論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

筋弛縱發為筋痿及為白淫故下經曰筋痿者生于肝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至

使內也注下經上古之經名也使內為勞役陰力費竭

精氣按端之病以骨枯髓痿論所謂骨痿也惟其痿故

近婦人益病也

無訾省

齊語訾相其質注訾量也管子書多用訾字注各望又文為解云詭也限也思也

呂覽知度篇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注訾相也相功力丈

尺而知用人數多少又韓非亡徵篇發心悁忿而不訾

前後者可亡也禮記少儀不訾重器注訾思也並是此

訾省義蘇林解得之

帛布單衣

帛布絲布也用粗布為之冊府元龜六十唐文宗太和

六年右僕射王涯准敕詳度諸司制度條件等其衫布

制度四品以上官及常參供奉官請許通服絲布其不

合服絲布者請敕下後限一月日內並須改易會要三

一其揀子及諸色小所由並請服白布衫此絲布與布

之差別也通典邢州廬州濠州壽州鄆州等貢絲布十

匹即此帛布是也

權會

廣雅權狗獨梁也按獨梁唯一人得行韋昭云權者禁

他家獨王家得為之是此義唐律諸買賣不和而較固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至

取者注云較謂專畧其利固謂障固其市則較與權通也

權埋

顧炎武曰權埋即掘冢也按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

冢以金權控其頤南史蕭穎達傳梁州有古墓名曰尖

冢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權埋者懼而退是權

埋為發冢之徵矣淮南人間訓掘藏之家必有殃高誘

曰謂發冢得伏藏即權埋轉注也

為平于王

一統志廣平故城在廣平府雞澤縣東方輿紀要征和

二年為平于國

誅君之子不宜立

公羊昭十一年楚滅蔡傳文白虎通與滅繼絕二誅君

之子不立君見弑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弑

吹毛求疵

韓非大體篇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索難知

勝對曰

或為此對疑亦文士寓言非當時辭令按西京雜記魯

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為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為賦云

云恭王大悅則勝固優于文者

雍門子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五

如道所說見說苑善說篇齊策又有一雍門子勸玉建無入秦

蘇林所說當亦有據

朋黨執虎

韓非內儲上麗恭謂魏王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

人言而成虎魏策作龐慈秦策莊語王稽曰三人成虎十夫

揉權

叢輕折軸羽翻飛肉

魏策作羣輕折軸秦策眾口所移無翼而飛師古言鳥

之所以能飛此何待言

昧不太山

按文脫一見字鵝冠子天則篇一葉蔽目不見太山  
廣德夷王

水經注黟縣居黟山之陽漢成帝鴻嘉二年以為廣德

國雲客王子此與地廣記本其說然勝本封中山雲客

弟又改封廣平中閔不應遠封宣州之廣德疑非也

有所避

釋名以丹注面曰的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

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丹子面灼然

為識文史見之則不書其名于第錄也說文舛婦人污

見也漢律見舛變不得侍祠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五

注定王但張輿小舉手

通典樂五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仙仙是

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前代譏在屢舞不譏舞也魏晉

以來尤重以舞相屬謝安以屬桓嗣是也按後書蔡邕

徒朔方赦還太守王智餞之起舞屬邑邑不為報智銜

之則漢世並以舞為賓主歡也陶謙為舒令郡守張磐

舞屬謙謙不為起強之乃舞舞不轉磐曰不當轉也曰

轉則勝人此又如定王所云國小地狹不足迴旋以寓

意者也御覽五百七十四古今樂錄曰舞者樂之容也自大

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鸞則小舉手或是樂家

演其名爲小垂手也

成慶

秦策范雎說秦王成荆孟賁之勇史記徐廣曰荆一作  
羗羗卽慶也

大袴

方言大袴謂之倒頓按此卽後世之袴褶也晉輿服志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  
隋禮儀志左右衛等大將軍侍從平巾績紫衫大口袴  
褶兩襦甲唐宋因以紫衫爲軍校服宋史輿服志建隆四年范質與  
禮官議袴褶制度先儒無說惟開元雜禮有五品以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裘

用細綾及羅六品以下小綾之注褶衣複衣也故令文

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

上碧褶並白大袴今按褶是上服玉藻所云帛是褶有表裏

而無著漢謂短衣視袴服爲短也大口袴則大袴皆武

士之服其來久矣

去好之

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國內

氛臧一皆發掘據彼文此去下脫疾字

子瑜爲廣德王

此當爲廣川之訛

李廣蘇建傳

天下亡雙

韓非外傳九戴晉生見梁王曰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  
無雙

然亦遠斥候

管子制分篇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晉語攀輦卽  
利而舍候遮扞不行衛昭曰畫則候遠夜則扞衛并  
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躡注矢以誰何謂之  
羅闔又二十人爲曹輩去墨三百步奮大其中或視前  
後或視左右謂之狗附皆晉而設明而罷侯遠二十人  
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通蓋唐昭宗天  
復二年朱全忠穿袖髮象團扇翔設大鋪銓架以緇內  
外宋史李全傳元圍李全于青州築長圍夜布狗附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裘

刁斗

急就篇注鐮刁斗也溫器三尺而有柄趙希古洞天清

錄刁斗無足鐮斗有足

今將軍向不得夜行

唐律疏議宮衛令三更三響順天門擊鼓聽人行晝漏

盡順天門擊鼓四百訖閉門後更擊六百槌坊門皆閉

禁人行違者笞二十

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司馬法天子之義兵車不式城上不趨無遭喪不服語

彌節白檀

一統志漢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承德州界相傳在古  
北口東北一百四十里此真漢白檀縣地按方輿紀要  
云白檀廢縣在昌平州密雲縣南白檀山在縣南二十  
里此本漢庠奚縣地後魏于此置白檀縣為密雲治非  
漢之白檀也紀要誤

中石没矢

西京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于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  
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髓以為枕示服猛也他日復獵于  
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之没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  
退而更射鏃破箭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曰至誠則金石為開按西魏精通篇以為養由基射兇  
事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  
羽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事理並同豈傳者  
之誇乎然劉欽王充強一隅之知難之又愚矣北史  
李遠傳遠陵之後也嘗校獵于沙柳見石子叢薄中  
為伏兔射之而中鐵人寸餘而視之乃石也周文聞  
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觀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  
載其德然則北史所載  
想非虛造果有其事矣

大黃

六韜軍用陷堅陳大黃參連弩潘岳射雉賦奉黃間以  
密穀鍾鼎款識右中郎將符機上字云中郎將曹悅赤  
黑間按所謂黃間白間皆在弩機處名之也玉海  
一百五十武經總要今有參  
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古遺法

望氣

六韜王翼篇將有天文二人主司星厯候風氣通典雜  
太公曰察氣者軍之大要當令三五人參馬登高若臨  
下察之進退為候

而諸妄校尉已下

張宴解妄猶凡也方以智通雅妄猶望也望猶視也如  
視二千石之詞諸妄言諸凡望此者也國策朱英言無  
妄之人史記作無望可證按此諸凡即成大凡之義張  
宴言妄為凡者蓋謂凡庸人耳與妄一男子義同  
禍莫大于殺已降

吳越春秋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爰臂

淮南修務訓羿左臂修而善射此亦如爰之通臂也或  
說爰臂爰臂何能善射師古反然之疑爰字即其所刊  
落以證成免爰爰之說耳

不嘗食

六韜勵軍篇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  
三畧軍井未鑿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饑

發即應弦而倒

北齊書斛律金傳云光所獲或少必麗繩達掖羨雖獲  
多非要害之所金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



手光可以語于李將軍之射矣

數奇

莊子大宗師音義畸人不偶也郭云不偶于俗奇同畸

為太子中人

蓋未有位號者猶唐宋宮人曰內人

至鹽水

方輿紀要鹽水在火州東有道從水中行火州在哈密西七百里即

高昌裴矩西城記鹽水在西北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

千三百里並沙磧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

馬糞為標驗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彘

將輜重

通典李衛公兵法曰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

為五隊第一隊為戰鋒隊第二第三為戰隊第四第五

為駐隊其下等五十人為輜重隊擬戰日押輜重遙為

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此類

出遮虜郭

元和志述虜郭在肅州酒泉縣北二百四十里李陵與

匈奴戰處隋鎮將楊元于其地得銅弩牙箭鏃

出居延

明史地理志甘肅衛西北有居延城其東北有居延海

方輿紀要在甘州衛西北千二百里居延海在故居延城東北志云渡張掖河出合黎峽口傍河東壩屈曲行

千五百里至居延海

東凌稽山南龍勒水上

一統志按凌稽山直受降城北趙破奴從朔方二千餘

里李陵從居延出漢書言北延出漢書言北行三十日

至凌稽山止營其山當在今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間

所謂龍勒水在東凌稽山南

以大車為營

六韜軍用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乘材士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卒

弩牙戟為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

旗鼓按李陵以此車戰輜重固行陳備衝突晉馬隆討

鮮卑樹機能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

木屋施于車上亦是此法要其臨關仍用步騎初未嘗

以車戰也

前行持戟楯後行持弓弩

六韜分險篇凡險戰之法以武衛為前大櫓為衛材士

強弩翼吾左右必置衝陳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

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

勝乃已通典李衛公兵法有賊將出戰布陣訖鼓音發

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弩手俱捨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即戰鋒隊齊入奮擊其馬軍跳盪奇兵亦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感迴其跳盪奇兵馬軍即迎前騰擊步兵即須迴頓整緩前若跳盪及奇兵馬軍被賊排退戰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其賊卻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遠趁審知賊驚怖散亂然後乘馬追趁其駐隊不得輒動

抵山谷中

六韜鳥雲山兵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空

同上

為敵所就既以破山而處必為鳥雲之陳陰陽皆備或

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右備山之左處山之左備山

之右吳子治兵三軍進止無當天竈無絕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軍中豈有女子乎

通典李衛公兵法曰將婦人入營斬之商子兵守篇壯

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

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

吳子論將篇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飄數至可焚而滅

縱火以自救

六韜火戰篇武王問曰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

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為之奈何太公曰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即引軍而卻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又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

連弩

六韜軍用統車連弩自副墨子備高篇臨以連弩之車軍後管敢為校尉所辱

文選注四十引陵傳云被校尉笞之五十乃亡入匈奴

與此不同御覽引漢書亦多類此豈傳本不同乎疑莫能質也

以黃與白為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空

同上

李衛公兵法大將行動持黃旗于前立如東西南北賊

各隨方色舉旗

陵居谷中虜在山上

通典十九周書陰符太公曰往無以返入無以出陷于天井填于地牢此騎之死地也

未至鞬汗山

方輿紀要鞬汗山在甘肅塞北舊志在遮虜鄣西北百

八十里

兵敗死矣

按陵察已軍之氣聽敵壘之音蓋有以知之六韜五音

篇微妙之音皆在外候又兵徵篇戎馬驚奔兵車折軸  
金鐸之聲温以沐此大敗之徵也

及珍寶埋地中

六韜必出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

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按孫子李靖亦俱有

偶涉危地為敵所虞彼強我弱涉血抽肝死中求生

若李陵以連戰數十力盡氣死雖欲一戰其可得乎故

孫子曰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皆

謀之未然不者小敵之堅大敵之擁也

鼓不鳴

韓非說林荆王伐吳縛吳使沮衛歷融曰殺以戮鼓咎

曰死者皆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使鼓不鳴

自循其刀環

荀子大畧篇反絕以環

范蠡徧遊天下

越絕范蠡要大夫種入吳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

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其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

大夫石買讓之于是遊于楚越韓詩外傳九范蠡行遊

與齊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

丈人行

尸子發蒙篇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

服無傷也此以丈人為家長也故單于比漢天子于丈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壺

人行若泛然尊老之稱不當加一行字唐世亦呼婦翁

為丈人劉禹錫集劉氏集畧說云子婿博陵崔生關言

曰某也鄉遊京師偉人多聞丈人新書幾何且去欲取

此則一義也

及衛律所得降者

此下應有虞常二字蓋衛律長水胡人上文云長水虞

常則常以長水胡屬律若不敘虞常沒匈奴之由則并

此語為贅

律知武終不可齊

新序節士篇律絕不與飲食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來

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櫟

乃徙武北海上

方輿紀要私渠北鞬海在山西漠外亦曰北海

檠弓弩

管子輕重甲十鈞之弩不得檠檠不能自正韓非外儲

右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

服匿穹廬

劉云服匿如小旃帳按今徹卒所宿若倚慮者是也范

成大石湖集河邊服匿多生口亦用劉說南齊書陸澄

良得古器方腹而底平可受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

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後詳視器底彷彿有字可識如澄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壺

所言又十國者秋南唐韋使高麗有混器名其穹廬  
服置狀中國之籍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  
則大帳淮南齊俗訓作窮廬淮南諸夷傳高昌屋宇雜  
以百子帳又唐書吐番傳貴人處于大毡帳名為拂廬  
元之鞞耳今蔡條鐵圍山叢談古號百子帳北之穹  
廬也今俗謂之瓊帳程大昌演繁露唐人昏禮多用百  
子帳特貴其名與塔宜而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  
之具體耳按爲圓以相運策可張可合爲其圓之多也  
亦非真有百圓也其繩張與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  
而用青氈覆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

駟馬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奎

尸子御覽駟馬共爲刑便于巴見擔駟者買之金蓋駟  
駟馬者謂之駟馬同參乘之稱也

區廩

荀子大畧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闢楊倞曰區藏物處  
蓋所以覆物者言有分區不流溢也按脫與蓋聲同今  
俗云邊際匈奴與漢連界各謂之區廩似不當以爲土  
室且候室自有樓櫓非居土室所辦

二十年不降

按此乃陳誦備謀欲見武免此不在多言一年  
次曰衛將軍與車騎將軍

俱應以大司馬冠將軍之上史脫文  
道家所忌

史記畧言王離曰爲將三世者必敗

漢書疏證卷之二十八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突

浙江官書局刊

朱元煦校  
許碩儒校  
吳鴻望校